

滾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孽
世
代
之
聲

台灣立報週日版 定價五十元

電話:2367116 訂報專線:2366221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報字第00五八號\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77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1995年11月24日

第十三期

美國獨立廠牌四十年

起來!

飽受壓迫的



HEADACHE



INDIES



A 摩托車上搞運動
片批叛秋後算帳

網路上的同性戀邦聯 同性戀與邪異的纏綿 Coil

紀大偉無話可說的鱷魚
書評 ^ 愛因斯坦的夢 v

破週報

週報

第十三期

大家都跑去賺錢的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西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文字主編：李安妮、林秀麗

美術主編：王以蓀、羅文祥、李登芝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賴彥穎、萬蓓琳、王錦華

攝影記者：丘德真

編輯：殷寶寧

特約撰述：張育章、江晉廣、郭達年、

洪凌、吳宛菱、粘利文、邱莉燕、紀大偉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蔡祖誠

分類廣告：段愛蘭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報字第 00 八五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 277 二號

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

EM Address: lihpa@cc.wjcc.edu.tw

劃撥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 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 1785 元，半年

(25期) 87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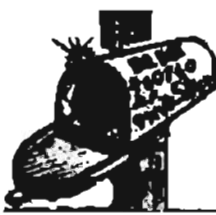
空運訂戶：美加歐洲半年 2200 元，一年

4488 元。亞洲半年 1825 元，一年 3723 元

。港澳半年 1550 元，一年 3162 元。

海運：港澳半年 1125 元，一年 2295 元。

國外各地半年 1400 元，一年 2856 元。



來函照登

占領破週報

從來函照登——開放租界——專欄作家，可見 POTS 一步步開放場子的反省和誠意，這是聰明的作法，因為釋放權力和責任對於自己和他人都互蒙其利的。嘿嘿，所以要不要再乾脆一點呢？

既然定位和宣稱為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是不是該徹底一點，從形式到內容本體完全的改造徹底的顛覆，一份刊物成形的過程和方法，是不是也可以不同於那些前輩們呢？該避免成為第二屆，避免成為 x x 的鏡子或翻版，如果學世代要做的只是優秀的效法，那其實是稱不上學世代的，還是等著更新的一代來唾棄我們好了！如同我們該自許，對於前輩的優秀，我們該以超越來回報，而不是自居第二，前輩們恐怕會掉淚吧！

而對於 POTS 工作群的優秀，我則以誠實的參與來回報。

讓我們拆掉租界，成為真正青年的國王。並非是要再多一個誰或自己進入租界共享資源，而是拆掉圍籬，互動回饋使 POTS 長大，一起思考折騰的手法及過程；譬如有意見就來函照登，有所長就寫專欄，專題可以預告；全台灣隱藏的研究者可以前來參與，不同的專題可以見不同的高手來去自如，出現和消失，製作過程中可能出現新東西又可能累積；台北觀點的打破亦可能出現其中。

因為學世代需要的不是租界，而是國土。不僅向 POTS 的工作群說，也向更廣大的閱讀伙伴喊話，讓我們一起搞吧！並且要搞就搞大的。

草山.島本線

探照世界的新眼

Dear 主編小姐：

十一月十日第一次在書林書局看到破週報(第十一期)，雖然覺得價格不太「人民」，但看到「北京搖滾世代」這個誘人(或者只是誘我)的標題，還是咬咬牙買來看。

首先令我納悶的是刊頭用的那張台幣為什麼選一百元的？如果要把錢幣上頭的眼睛抹黑，那五百元的那位仁兄不是挺合適的(而且顏色也是紅的，應不致於和版面太突兀)。另一方面，很高興你們做了「北京搖滾世代」這個專題，它滿足我極欲尋求這方面資訊的飢渴。在此之前所能看到介紹北京搖滾樂的文章多半

是唱片公司文宣上一些煽情的描述，對於實際音樂環境的介紹則乏善可陳。說實在的，看到對岸人類在音樂上的努力令我汗顏；台灣流行音樂發展到現在生產線化的結果，加上原本堅持理想的音樂人紛紛加入大唱片公司，歸化於商業體制之下後，已經看不到什麼新的音樂活力。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一個地方問題不夠多，不夠嚴重，環境不夠惡劣，搖滾樂就發展不起來。雖然有朝一日，對岸也終究會走上商業化的路子，但還是希望他們撐久一點。最後，請上蒼保佑看了破週報的人民，還有你們能繼續撐下去吧！

台北.廖立心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大陸老兵哀台籍老兵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是一個令人感到悲傷的日子，因為這一天來自全台灣各地的一批七八十高齡的老人，共同走上了台北街頭、齊聲吶喊，為他們不幸的遭遇，曾經被剝奪的青春與人權，欲向執政當局，討回公道。然而，令人感到難過的，是五六百人的怒吼，聲音依然微弱，不但說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人聽不到，即使標榜著為民喉舌的傳播界人士也聽不到。因為這是一個只有錦上添花，而沒有雪中送炭，無情的社會，也是一個勢利眼社會，弱者的聲音總會遭到掩滅。

可是，同一個日子，換上另一個場地，情景便大不相同，在一家豪華的酒店裡，有一群老人在那兒吃壽宴，四周圍著一大群手拿攝影機的記者，爭先恐後的在採訪新聞，

啊！原來記者們都跑到這裡來了。原來此老非彼老，他們曾經在政壇上呼風喚雨過，個個身價非凡；即使現在個個都退出了政治舞台，但餘威猶在，仍然具有「新聞價值」，怪不得吸引了那麼多的新聞記者，平添了不少熱鬧。對照之下，與街頭上那些老人，冷熱之間，成了強烈的對比，不禁讓人深深感受到這個社會，真是「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提起台籍老兵的遭遇，也真是可憐，四十多年前，有一天他們走在街上，突然禍從天降，遭人綁架，而綁架者並非盜匪，而是從「祖國」來的，偉大的國軍，於是成千上萬的台灣青年，一船一船的運送到中國大陸充當炮灰，從此戰士一去不復還，留下了白髮高堂，整天倚門倚閭盼子歸來，留下了新婚妻子

守活寡，只有在夢中才能見到良人，留下了稚子無所依靠。就這樣使得千萬個家庭，一夕之間遭到破滅，人世間從此也多出了千萬個哭聲！數十年來，這些青年大都戰死沙場，而幸運能逃過一劫的，也是受盡折磨，好不容易吃盡千辛萬苦，如今回到了朝思暮盼的故鄉，然而，景物依舊，人事全非，有的人甚至已是舉目無親，早已家庭破碎，在這種悲苦的情景下，只要稍有人性的人都忍不住會流下同情的淚，然而我們偉大的政府卻是鐵石心腸，對這些遭遇到如此淒慘的台籍老兵，居然不聞不問，任其自生自滅，而我們的社會也是袖手旁觀，沒有一個人出來替他們說句公道話，人情冷暖已至如此，實令人感嘆。

台北.江河清



來函照登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燒夷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媚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至於稿酬，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一個月份。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木柵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收，或傳真：236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lihpa@cc.wjcc.edu.tw。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一、二、人 2367116 227
破週報徵廣告 A1
由於在破週報工作是件非常光榮的事，所以名額有限，請你一定要以跑百米的速度來應徵。

破週報是青年的租界，歡迎你來佔領。若是你對音樂、表演藝術、電影、美術、資訊.....等有興趣，想要發表意見的話，請將稿件附上姓名、地址、電話、及身份證字號，寄至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破週報)收。



孽世代看 < 島邊 > 不死

要不然就打對台。至於傳言甚久要成立的出版社，可能還需積極填造更多的物質基礎。

< 島邊 > 打著邊緣思考、遊牧戰鬥的旗號出刊四年，它的學術血脈以及接合社會脈絡而來的論述實踐，本身就是一部（多部）知識／精神史——既政治而又情色地，挑釁各種霸權結構——父權的統獨的右派資產階級的殖民的種族中心的異性戀的性歧視的……。火辣狠毒痛踢了自（我期）許進步的當紅本土派、忠貞獨立建國者、南進的準臺灣帝國先行者的痛腳；發妖的情慾論述、顛覆性／別倫常的酷異寫作則是圖文並茂，不僅讓姊妹同志的功力大增，連敵人也不能抗拒地、捧著當做情慾秘笈小書來看。

政治的看，後正文策略到

底是「自爽」還是有效？是否把相對進步的「可能同志」當成了主要敵人來打？國際在地主義是輕忽歷史現實的道德宣稱還是可能的實踐策略？糾葛的左右統獨族群的情緒矛盾——歷史的記憶的身體的多重銘刻——成了自我／互相檢驗的標尺，總有些人是漸行漸遠了。而當 < 島邊 > 及其份子有漸成流行論述（你可以說是烽火遍野）與媒體寵兒（你可以說是既愛又恨）的可能時——即使用了許多掩人耳目仍欲蓋彌彰的分身化名——似乎也到了必須換血雜交的時候。

看著 < 島邊 > 長大的孽世代，對島邊是存有著一份奇特的感情的。它一方面勾連出一個與世界基進思潮同脈的後現代跨國學術場景，讓我們的身體早早銘刻了超

國族的血源與解構顛覆的姿勢。一方面在腳踏身席的土地上，我們也看見這些基進者所採取的「邊緣戰鬥策略」，是如何側重、放大了知識份子選擇「論述實踐」的自由度，而相對削薄了結盟的厚度；又由於自覺地遠離／逃逸各種可能形成新的權力中心的誘惑近身，在「反宰制」的結盟陣線之前，總要面對社會邊緣團體「階段性優先」的殷切期盼，甚至嚴厲質詢。因而可以成為我們的叛離起點，參照座標。

孽世代放言要「在島嶼的中心爆發，作為島嶼邊緣的鏡子」，一方面是肯定島邊衝撞出來的空間；再者，透過對後正文論述實踐範型的追認，與終結，我們必需去迎／拒無所不在的、不斷吞吐的權力中心，並且摸索打造我們自己的基礎。

雖然「預知島嶼邊緣死亡紀事」的流言已在坊間流傳甚久，< 島邊 > 終於還是在眾編委的長考下，決定繼續這部「戰爭機器」的運作。「島邊誠徵編輯委員！」「爭取經濟獨立！」眾編委疾呼，歡迎有志雜交者捐錢來人。

十四期 < 色情國族 > 在「新邪人類五人小組」的催生下，泄出了這麼個桃紅淫亂的進化異形。下一期由王浩威主抓，什麼時候會推出不知道，不過保證在一年之內。而且預告年底可能會辦舞會，也許與破週報合辦，

破週報第十三期目錄 The Histories of American Indies 獨立廠牌四十年

編輯區 DEPARTMENT

- 2 讀者來函 LETTERS
- 3 破論 THE POTS VIEW
- 3 目錄 INDEX
- 4 一鍋大事 WEEK'S NEWS
- 30 報馬仔 POTS CHOICE

破專欄 COLUMNS

- 5 台北之眼—陸沈的板塊
- 5 搖滾游擊手筆記
尋索一種時代的關聯
- 6 絕美的電腦魔瘋叛客
—異度空間的性別（下）
- 6 人妖政治篇—靜電音樂
—性意識與樂理
- 7 豚小屋專欄
無話可說的鱷魚
- 7 同性愛與邪異的纏綿
— Coil

專題 FEATURE

- 15 獨立廠牌四十年
最後的獨立音樂廠牌
- 16 最後的獨立音樂廠牌
Fantasy，以及戰後的蓬勃發展
- 17 七十年代草根音樂民謠變流行了
- 18 八十年代獨立搖滾風潮
從滑輪板到交易廳
- 19 街頭小霸王
Hip - Hop
- 20 搖滾之後下一個呢
全新的後叛克時代
- 21 誰在意獨立搖滾
主流廠牌有什麼沒有的？

破報報 POTS CURRENT

- 電子花草秀 PERFORMANCE
- 8 黑手藍領來演戲
— 竹南的社區劇團
- 10 喂我們要找那個
— 約訪那個劇團蔡櫻茹、林白瑩

藝術實果 ARTS

- 12 發現潘大謙
- 13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另翼—律久久 ALTERNATIVE
- 14 驚驚與怕怕
靈少女香消玉殞

知識檳榔族 ACADEMIC LIFE

- 22 相思林的哭泣你是否聽到
- 23 從相思林透視教育資源分配問題
- 23 在摩托車上搞運動，安啦
- 24 時間的夢境與現實
— 關於《愛因斯坦的夢》
- 24 當修曼尼斯碰上階級意識

社運小蜜蜂 SOCIAL MOVEMENT

- 25 經濟內殤下的老礦工

酷兒愛玉冰 QUEER

- 26 在網路建造同性戀邦聯
台灣學術網路「同性之愛」版發展

兩性決明子 GENDER ISSUE

- 28 為形塑女性知識投石問路

敏感叛逆的方靜儀

- 29 政治解嚴，校園性別戒嚴
— A 片批判，秋後算帳
- 29 用選票斬斷箝制女性的黑手



以出的 POTS

- 試刊號、第一至九期直接劃撥本社，九折優待
- 試刊號：音樂政治與青年文化（定價：30元）
- 第一期：鹽胎的一百種態度（定價：50元）
- 第二期：夏娃的藝術（定價：50元）
- 第三期：台北國際後工業藝術季（定價：50元）
- 第四期：好玩女人（定價：50元）
- 第五期：學生萬歲（定價：50元）
- 第六期：美國帝國瘦身子民（定價：50元）
- 第七期：壩道橫行（定價：50元）
- 第八期：反饋難行動（定價：50元）
- 第九期：連滾帶爬（定價：50元）
- 第十期：當代傳奇（定價：50元）
- 第十一期：北京搖滾世代（定價：50元）
- 第十二期：革命一起來（定價：50元）

鍋 大 事

學院生活

■十一月十八日
推動教育改革，李登輝：捨我其誰

針對李登輝「保證」嘉義農專可以改制為技術學院一事，十八日上午在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上，張清溪（台大經濟系教授）不顧衆委員的噤若寒蟬，公開批判李登輝違反了教改會一直強調的「教育中立」和「學校自主」理念。召集人李遠哲也附議，認為李登輝於選舉期間做此項宣布並不適當。

媒體

■十一月十八日
金門轉播站啓用遲來二十年的支票終於兌現

是幸運？或是不幸？金門人較台灣人少受台視、中視塗毒二十年！戰地解禁後，有線電視隨觀光客進入金門，但是當地人卻得付費才能受看中、台視。今年選舉前夕，金門轉播站匆匆啓用。長久以來媒體資源的遭受漠視，使得金門人無法對執政黨「以兩家電視台的收看權」為禮物的籠絡感到任何欣喜。

■十一月十八日
「緯來電視網」明年登場和信集團勢力大還要更大

執國內衛星與有線電視龍頭老大的和信集團，預計在明年元月推出「緯來電視網」日本台、電影台、電視購物頻道、體育台及資訊台等五個頻道。和信旗下約有十幾個傳播相關公司，目前又代理 MTV、CNN、TNT 卡通、及 Discovery 等知名國外頻道。我們希望和信還要更強，讓台灣快快出現媲美「華納時代」這樣好大大大的公司！

藝術

■十一月十九日
「社區總體營造」沒金子有銀子

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獎助須知」計畫已草擬完成，首度將社區工作納入文建會固定的補助範圍。從下個會計年度起，只要想辦法「蓄」點自籌款，社區工作者就可以申請案想辦法向文建會申請補助。經過人才培育、座談觀念溝通等先期工作後，文建會終於要開始「落實」社區改造工作。不過，嘿！嘿！嘿！只是銀兩幾塊，可沒金山。

■十一月二十一日
鄭淑敏，好乖！

李登輝皇帝當慣了，到哪都要開口「賞賜」一下那些乖乖的、他看順眼的：繼嘉義農專升格為技術學院事件後，老李又看上了畫家林智信的巨幅媽祖版畫。一通大罵大就讓一向喜愛「精緻藝術」的文建會主委鄭淑敏答應補助他四百萬元。印製畫冊與巡迴中南部展出。儘管外界質疑紛紛，鄭淑敏還是一副對聖旨很高興的樣子說，這本來就是「我」的工作計畫。奇怪！文建

小醋廚娘
手忙腳亂
胡亂一煮
還真難吃



■十一月十八日
另類現場：流動的 DJ，流動的人們

搞不清楚是被誠品還是魔岩給騙了，還是他們也在自己騙自己。擠在一角的 DJ 台、想要擠出來的魔岩好似寄人籬下，卻想抓住週末下午來逛誠品的人潮。三個輪流上場的 DJ 張栢、程港輝、徐昌國放起音樂雖然煞有介事，走進誠品臨時賣場的人仍然會不小心把它當成輕音樂。想要享受音樂的人只好蹲在誠品的大看板底下，忍受四座電梯裡不斷被吞吐的人潮。就魔岩來說，這個打算每個月固定舉辦的活動，應該可以讓不少人知道原來魔岩有好幾把火，也可以使人領悟：想好好聽個音樂，還是乖乖買張 CD 吧。

會是他／她家開的嗎？或是，下期破週報竟躍至世界各種又破、又爛、又髒又變態的文字每個人給他「操」個百萬字，看他／她會不會以語言學、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設法幫我們出版？

國際

■十一月二十日
波蘭華勒沙落馬，共產黨奮翼復興？

領導團結工聯推翻共黨政權的波蘭總統華勒沙，被前共黨領袖克瓦斯涅夫斯基擊敗。這次華勒沙落敗，除了是厲行經改造成失業率過高的副作用；克氏的獲勝主要贏在年輕人的選票上，對於沒有過去戒嚴年代記憶的年輕人，克氏光鮮靚麗的外表顯然佔盡了形象包裝的優勢。許多人擔心，東歐與前蘇聯地區共黨勢力竟然紛紛透過民主選舉，再度從赤色廢墟中冉冉崛起，非共化後所推動的政經改革會不會發生大逆轉？新世紀是不會那麼快就創生的——嚐過自由滋味的波蘭人或許不會讓共產主義復燃，但是潛藏在金融、銀行、大企業裏的人，卻有可能再回到政壇捲起呼風喚雨。由此可證，歷史不但不是線性進行，還可能是進退迴旋呢！

音樂

■十一月十九日
餘波盪漾：自己搞歌 Part II

場景轉移，從臺灣渾克換去漂流木。口號是：「電話下的漂流木上，大家來唱自己的歌。」主辦單位叫做 INDE 獨立發片促進組，主要成員有阿亮和沈懷一。最樂觀的預期是：台下划酒拳精彩的即興節奏感，蓋過台上正式表演的人。

政治

■十一月十九日
郎心如鐵，我心如秤

從不佞不求、清清白白、大是大非、到我心如秤，林洋港儼然成為現代四字訣的道德饒舌高手。剛出爐的新書《我心如秤》，書名的靈感，不知是否是林洋港嚮陳麗安示愛求好遷徙之後，所發出的囉囉？唉！真是「郎心如鐵」、「我心只得如秤啊」！

■十一月二十一日
李郝宋，我不爽

已公開表態新黨才是娘的國民黨副主席郝柏村，在眷村重新找到了群

衆，搞起現場搶答的節目來了！他高呼：「是誰使兩岸回到八二三炮戰前的緊張氣氛？」臺下一呼百應：「李登輝！」

批郝急先鋒宋楚瑜不甘示弱，立刻到金門站台，說「八二三的炮聲早就聽不到了」，痛批郝是「亂講、黑白講」，登時六百餘金門鄉親又是滿堂叫好！這些以人民為芻狗的政治大爛戲，我們可不可以拒絕看？李郝宋（你好爽），我不爽！

■十一月二十二日
用同志政見換同志選票

二週前，李幼新在新公園為民進黨站台談「同志議題」被噓下臺，顯示傳統的政黨支持者不僅是「別在我家出現」的保守，更是「公共空間最好眼不見為淨」的霸道心態！

同志觀察團發起「用同志政見換同志選票」的新現身運動，告別個人現身的政治，拉開爭取同志人權的戰線。同志及其支持者，自當集體出爐，共襄盛舉。

破

COLUMNS



速度即政治，記憶即政治。我們如何理解過去，便會如何地看待未來，只不過台北這座失憶的城市，給我們的近乎沒希望的感覺。攝影／丘德真



陸沈的板塊

文／江晉廣

七號公園裡，每一株從過去佇立迄今的老樹，都是鐫刻著歷史與記憶的三生石，預留指認身世之信物，等著大女區的老靈魂們，回來尋訪他們自己。亮麗新生的嬰兒，含笑帶媚地餵了所有人失憶的孟婆湯，將纏綿難斷的懷舊愁緒，獨留予那些不願輪迴的老靈魂，無辜無知地重回塵世。當人們腳踏草坪步徑時，也唯獨具陰陽眼的他們，才能看出它前世的模樣，才記得依然沒變斑斑傷痕的位置，才感覺到被壓抑在心底及意識深處的滄桑，才達人變嘮叨起那些已無法對質的陳年樹仇情愫。

當地球被科學家和本家聯手按了快轉鍵，身體感官所處盡是急馳的車輛與日夜換妝的街容，就像不眠不休地看拼湊剪貼的 MTV，生活世界只剩下搖晃的感覺。但是，人們記憶的能力依然閒散舒緩不肯加速，堅持著唯走路時方能登錄場景氣味，方能與那塊空間相互守候日久生情。走踏同故鄉一般，是潮濕黏稠的忠貞美德，而被綁的定義，其實早已遠離馬奎斯《百年孤寂》裡，所設定此地需有至親埋葬的維多利亞標準，而是二十歲前走過最多的地方。有步行者方有啟蒙，老靈魂們的腳趾腳板，還眷戀著昔日巷弄的又歧寬窄，腳背還黏念著已適口的土壤軟硬。鄉愁者，乃是反句緩慢記憶的滋味。註定要在椅子床舖上度過後半輩子的人們，對於下半

身的哀愁。

因為醜小鴨變成了天鵝，於是懷念被斬斷了連繫的紐帶，感傷被拔出了著痕的位置，失憶也找不到哭泣的理由。沒有多少人會記得現已成三黨募款造勢及各類型活動之最愛，已成文教區圍牆的森林公園，過去那段像是黑白片時代國際學會和洗車店的光景，建球場或公園痛苦爭議的歷史，市長選舉時稱頌攻訐的風波。第三世界城市是吞噬時光的活火山，於是城市人最愛逛別人的古蹟，最需要比較照片來證明自己並未殉葬；七號公園下只是最新一座被擠入地層的龐貝城，還有懷念的人為它悼念作祭，直到他們老死凋零，至於埋在他處埋在更深處的千城萬城，則連半個氣息也無。

只有在老房子裡，面對比自己還老的牆壁家具，才會重新尊重器具和空間，才會重新認識身體和時空的關係。這個適合洗完澡散步的新公園，只有捱到在其間晃蕩的人們都還老得多時，培養一群吃它奶水長大的老靈魂時，它的主體性才會修煉成形，才能訴說及教導一切。現在，年幼的它無法推掉人們認同的關卡，只好努力從當下拼湊和冥想過去，但缺乏的是腳踏實地的感覺。

速度即政治，記憶即政治。我們如何理解過去，便會如何地看待未來，只不過台北這座失憶的城市，給我們的近乎沒希望的感覺。



文／郭達年
(香港黑鳥)

尋索一種時代的關聯

不知道披頭的「新」作（如鳥般自由 > "Free as a Bird"）在台灣的發行是否有什麼特別節慶儀式的圖騰，在香港，他們在電視上倒數全球共同發行的時刻，在 Hard Rock Cafe 大搞慶祝派對...我坐在電視機前面，聽著這首把過世前最後的一首歌的示範帶，重新製成鳥披頭新作發行的歌曲，滿是一股困惑。他們說這是科技輔助下的奇蹟，我卻覺得是一種業績的欲求在作怪。

我是聽披頭長大的一代人，更是後披頭時期的藍儀的支持者；然而，在這之外，我還是很很多很多不同歧異的文化和創造者的認同／結盟族群人類。究竟這一節流行音樂的歷史，在我的現實之內，應有怎樣的意義，我想是一種與時代的關聯（social relevance）。

<如鳥般自由>完全在這方面欠缺任何值得回來的焦點。那完全是一個巨大的唱片機器在欲求一個廉價生產成本，而極可能有鉅大利潤收益的運作企劃。那所有的加糖其上的感性意涵（sentimentalities），只是把整個動作合理化的安撫。幾個蒼老的披頭在被他們的音樂育大的一代傳媒操控者（雜誌編輯，電視監製，唱片騎師...）的力催下，喋喋的在談他們的過去，對於四十以上的一代人，那是一個把酒重訪記憶走瀾的懷舊之旅；但對於他們的子女，那可以是什麼的一回事？第二潮的披頭樂？他們可不明白後現代的世代情緒。我一律不贊成十來歲的伙子說：「我有高賓（Cobain），幹嗎什麼披頭什麼藍儀？」那與當年的同齡伙子說：「幹走你的老歌，我們有樂與怒！」一樣自困的溫室效應。「不知過去，豈知未來」，馬里（Marley）在他的置境中曾很中國的說。

我們必需檢視歷史，但我們同時必須不再接受被歷史支配——我們必須掌握未來的歷史。要達成這個目標，我們得把過去的，當前的，可能未來的（因為很多當前的不一定延入未來），都尋索出一個關聯的脈絡，把一種力量推打出去。披頭藍儀在這藍圖會是什麼，高賓可是什麼，加拉登（Gallagher）將是什麼，都得由我們自己去摸索和確定他們於我的關聯。只有在這種尋索和思省的致力下，我們才足拆解流行音樂本身可能的吊詭，把它還原成爲一種文化力量，一種生命的動機...。

再續上週餘韻

（郭達年）Email: lenguo@hkstar.com

的人屬它悼念作祭，直到他們老死凋零。七號公園下只是最新一座被擠入地層的龐貝城，還有懷念別人的古蹟，最需要比較照片來證明自己並未殉葬；七第三世界城市是吞噬時光的活火山，於是城市人最愛逛

生命的動機。樂本身可能的吊詭，把它還原成爲一種文化力量，一種只有在這種尋索和思省的致力下，我們才足拆解流行音

專欄

致命的女人： 異度空間的性／別（下）

Femme Fatale: Gender/Sexuality in Cyberspace



絕美的電腦魔癡叛客
The Exquisite Cyber Mania Punk

C
O
L
U
M
N
S

由於男性電腦叛客作者的生理性別以及「白種異性戀男性」意識型態的雙重侷限，無論他們再怎麼痛切地反省自己，或者熱烈描繪剝悍狠辣的女主角，就像老鼠躲不過被貓吃掉的宿命，吉布森、思達林的拿手好戲依然擺脫不出「男性黑道分子如電腦資訊小偷，歷盡龐大體制的蹂躪、榨壓、玩弄，所以惡向膽邊生，以致於放手一搏，好歹成就自己的（雄性）叛徒本色」。在這套典型的父性體制對立（陽性）浪子、罪犯等邊緣者的愛恨「超通俗劇」（extra-melodramatic）框架，女人再怎麼被刻劃為極端酷烈的角色，也反轉不了制約於本文內的權力配置。

稍感欣慰的是，終究我們還是看到一些勇於抗駁呈現於書

寫／現實的父權壓迫的大姊頭：一群跳躍於論述或創作領域，受到後結構理論、女性主義與女同志生態的洗禮，成為SM女王與恐怖分子的雙頭女魔。拿凱希·艾珂(Kathy Acker)來說，她理著近乎光頭的生鮮髮型，全身上下以皮膚實踐了刺青藝術的情慾抗爭。同時她更是在文本內大量嘲諷／複製／調戲固有的「主宰論述」(master narrative)，讓我這種傢伙讀起來亂過癩一把的。拿「反」電腦叛客小說《無感帝國》(Empire of the Senseless)為例：原先在《神經魔異》裡堪稱有種地有模有樣的茉莉與凱思，被變形成讓各種正常人類都受不了的怪胎：一個是機械與肉體混生拼裝的恐怖女人，名為「殘怖」(Abhor)；另一個則是跟著「殘怖」到處瞎晃，看起來不但沒有什麼神遊異度空間的異業，只會拼命惡搞的男同星際海盜(male queer interstellar pirate)。怪恐怖一把的，這個大姊頭的文本的確不是隨便什麼沙豬或好男人

消受得起。

除了梅杜沙(Medusa)妖女揮舞蛇髮一般的爆破力，「致命女人」對於男性中心的反轉不只是表現在基進女性主義的作品，也出現了以女同性戀身分(lesbian identity)為發言主體的電腦叛客小說。得到同性戀文學獎「LAMBDA AWARD」科幻類的《麻煩女人與她的朋友們》(Trouble and Her Friends)就是這樣一部令同道中人拍案叫絕的小說——距離此刻不到一世紀的近未來世界，原先的三度空間律法幾乎完全被電腦網路的交流取代，所謂的黑社會、幫派等概念，經過最劇烈（也可能在性／別概念上算是最基進）的轉型。而在異度空間的ID為「麻煩」的女同性戀主角，印地雅·凱爾莉絲(India Carless——有趣的是，她的姓在英文的發音恰好等於「不小心」(careless)之意!)是個「電子世界中的快槍手」，對抗著存在於近未來世界、類似在科幻書寫中屢被描述為「老大姊／哥」的擬烏托邦全面化體系

掙扎於流變不定的身分，一方面又要和無所不在、化身為異度空間神祇的體制玩抓迷藏，製造愛恨情仇的慾望遊戲——這是近幾年來，電腦叛客（尤其是深異性／別意識的作者）相當喜愛的母題。記得我自己也寫過這樣一篇玩意兒：〈記憶的故事〉（收錄於小說集《肢解異獸》），擺明了把性慾政治(sexual politics)演繹成一場又一場的異色／異度交歡，讓主角經歷了女同、男同、甚至生理上的雌雄同體。

到頭來，也許你要問我：身體究竟是什麼？異度空間是啥？電腦叛客就是這兩者之間的混血獸？在這個高度充斥著超額真實的二十世紀末台灣，我身處於在這個無限眩惑的虛擬遊樂園，悄悄地告訴你：在某些時刻，身體就是你的意識型態，就是你對於你自身的創作，就是深藏於你體內的——致命女人！

靜電音樂 —— 性意識與樂理

文 / 吳宛菱

妖 政治篇之二

流行音樂歌詞中充斥著性愛主張與意識的復甦，愛情遊戲的靈感其實具有很大的潛力，最泛濫的迪斯可舞曲中每五分之四句就可以體會此種水災創作。據說做愛者的精神狀態有如舞傾，溺水或韻律操，我想應該不會像土風舞吧！如果把人類聽音樂時的腦波反應，與性激素分泌、熱量消耗、汗腺平衡等實驗指數綜合製成座標圖表，則必可歸納出音樂與性感潛力的關係，也可統計出音樂對感官高潮之極限。

電子音樂的嘈雜音震如果適度頻繁強烈，一定會導致許多舞迷患上自律神經失調症，除此之外，音感失常、暫斷性耳鳴、臉體擴張亢奮等副作用也是潛伏之病癥。

饒舌音樂對付失語症者最有效，對於經常忘記單字的學生也很有助益，這種雷鬼新樂的歌詞也是研究髒話的來源資料。The

Goals 的專輯〈黑暗的詭計〉(1992, Trick of the Shade)裏大肆嘲諷布希政府的脫口秀、饒舌雙黃、街頭走唱等曲目，隨便聽上幾句就不難發現刺耳的穢俗口語，這算是一種語言壓抑之解放，我經常可以從精神分裂式的碎詩中檢取精彩的寫作靈感。如果饒舌可定義為「文字拼貼」音樂，我想它應該被視為顛覆白人主流語音的吟唱詩頌地下型態。

噪音的音樂流派也可提高腦新意識，在愈惡劣的音樂環境中，人類愈容易進入迷幻麻醉狀態，毋需借重任何藥物或針劑。NOISE 算是遠達音樂之極致，就我所聽過的有 Pussy Galore 的〈Corpse Love〉，Stockhausen 的〈Ecstatic Peace〉，以及其餘「非破壞噪音」的聲音拼貼。台灣本土的重工業噪音音樂圈目前最發動的教父級為「零與聲怪獸解放組織」，其製造的噪音含有「台灣味」，例如把「哥哥爸爸真偉大」的室內樂拿來覆放。在噪音音樂中，拿普羅語言來大量玩弄的情況可說是完全沒有，它所想要創造的是「音量的極端」，文學比較不是其主要的概念素材。因此不重覆的重覆，或重覆的不重覆，就是噪音音樂試圖搞得聽者神經質的惡意實驗。

香港的〈廣播道軟硬殺人事件〉應算是流行饒舌的一種吧！這卷地上發行的 CD 掃瞄了三地一中的

傳統矛盾，也使用了方言政治的策略唱出粵語饒舌的新消費主義意識型態。

卡拉 OK 算不算一種樂理文化？如果有人拿它來搗蛋，再製成另類音樂，前景一定可觀。嚴格來說，卡拉 OK 是日台歌流行樂交互翻唱文化的唱壇，依靠麥克風情調來頌頌抒情的普羅樂。比起 Hi-Fi 級的 House 和 Trance，它實在是黑五類之最下品，如喉音、中低音、鼻音，而表現得狹隘而庸俗的音域。但是如果有人想開個卡拉 OK 讀書會，我建議他從歌詞的性暗喻著手，尤其是日文原詞用書之繁複令人眼花撩亂。

造音 DJ 的手經常讓人聯想起作弄陰蒂高潮的色手，整個舞場好像被淫水之光閃爍地覆沒，在過程中，舞者的性慾就跟著塗面間接發洩完了。音樂使聽者現原形，它像一種催喚肢體情感的「腦上腺」激素，又如邪惡的聽道催眠咒語，似夢似醒又似真。它是占有分量的社會存在。

略提一下豬頭皮的神精病再製，他的專輯中反拜物教的饒舌咒語，以資本主義商品物神為拆解金錢迷信的目的物，以通俗價值謀反麻痺的物慾交易與經濟主義仲裁的定價僵化。總之，聽完發瘋抱怨後的人會不會口結：「我是神……神經病」，我就不得而知了。



專欄

無話可說的鱷魚？

文 / 紀大偉



豚小屋專欄

「豚」豬是也。然豚小屋目前暫不販售炸豬排；豚小屋將持續在吹周報上，採取同性戀研究之觀點，討論同志／非同志的文本（可能是文學、電影、MTV、FASHION、選舉、豬排等等）。

在人人愛談同性戀，同性戀議題卻吊詭地缺乏細緻鑽營的當代台灣，豚小屋的關注就要從芝麻小事開始。第一為，談的是〈鱷魚手記〉。

邱妙津〈鱷魚手記〉的最後一句話很耐人尋味：「旁白：『賈曼說『我無話可說……祝你們幸福快樂！』』有些問題可以提出來談：（1）為什麼鱷魚／敘事者

採取「旁白」的真人不露相方式發言？（2）為什麼鱷魚／敘事者在說了故事之後，竟然說「我無話可說」？（3）為什麼這樣已然間接的發言，也要假託男同性戀者賈曼之口？

（1）固然可以視為策略：「作者——敘事者——女同性戀」，在現身的同時，也為自己保留了緩衝空間避免窺視的剝削——於是在全書結尾還是只能看見鱷魚，無法偷聽真相而只能聽見作者操弄的「旁白」。這種姿態可能是在各種不可欲的選擇中權衡出一種現身而安全的方式，然而這卻也可能是瓶頸——除了旁白之外，應該還有其他的發言方式。至於（2）「我無話可說」，雖可能是排斥窺探的「我無可奉告」；但是也有退縮避戰的危險？雖然沈默也可能是一種抵抗，但同性戀論述／創作卻不妨思及頻頻發聲的可能，糾結多重音道，

以便共同面對龐大社會壓力。

結合多聲道發音，可以在文本之中達成，也可以跨文本呈現。文本之中尋求多種聲音助陣，既是集合力量，也可以顯示敘事聲音的身份認同。在此，〈鱷魚〉的確替用了助陣的聲浪，然而其認同的對象卻也正是引人狐疑之處：拉子——魚手記中的女主角／敘述者，頻呼她所親愛的藝文前輩之名，如太宰治、三島由紀夫、村上春樹，男同志合唱團 The Smith，男同性戀藝術家賈曼、惹內，導演塔可夫斯基……可是，拉子點了一串名單，卻沒有點到女性前輩——更甯提女同性戀前輩了。拉子旁徵博引，卻只認同男性藝術家，女性藝術家的名字從未出現！難道，她對於女同性戀的想像和實踐，要藉由男同性戀如賈曼等人才才能達成？酷好文藝的拉子，怎麼未曾提及惹內有名甚多的女同志伍爾夫（Virginia Woolf

）？（〈鱷魚〉）比惹內的第一本中譯本早出版；之前，惹內是十分冷僻的法國名字，但伍爾夫的女同志情懷卻是傳頌多時的。女同性戀電影也在台灣出現過，女同志不必只仰賴男同志賈曼；此書的結局若真需要一個代言人，也絕對有比賈曼更具正當性的女性可以勝任。前人（都是男人）助陣的結果，反而讓拉子身陷一個沒有女人的世界，讓她更覺寂寞。

在單一文本之外，台灣也還有多種女同志的文本可以和拉子相呼應。除了〈女朋友〉〈愛報〉〈島嶼邊緣〉等等刊物，其他未出刊的校內外團體及散兵都是既成的女同志聲音；拉子絕不孤獨。「我無話可說」？「我」（這個孤獨的單數第一人稱！）要找國外的男同志代言？其實絕不盡然！

同性愛與邪異的纏綿 ~ Coil

文 / 粘利文



瑪朵爾之頌

The Songs of Maldoror

在 1981 年工業大國 Throbbing Gristle 悸動軟骨解散成 Psychic、Chris & Cooney、Coil 以來，最優秀的要算是 Coil 了。原先 TG 中負責 keyboard、Programming 的 Peter Christopherson 與 Vocal、Genesis P-Orridge 共組 Psychic TV，但隨後不久因意見分歧，Peter 離團於 82 年改與 John Balance 合作，彼時 John 早已以 Coil 之名在創作發行 tape。這兩人的 Coil，不僅於音樂上延續 TG 所啓發的 industrial-experimental style，同時也是特立獨行的一對酷兒戀人。這對愛侶神秘地隱居在倫敦西區某處的 Studio 內，創作了不少邪異詭譎的音樂，自 1984 年第一張 EP——How To Destroy Angels 這張為異教的 ritual music 後，Coil 便緊密地與當時的次文化結合在一起，成為其中的部分。他們成立了一個〈Threshold House Release〉發行相關 music、books & videos，其中甚至可找到畫家 Austin Spare 的魔術畫作。在倫敦當

地有著一占星魔法師 Aleister Crowley 成立的教派〈The Golden Dawn〉，Coil 便曾加入過，在此背景下的 Coil 思想是頗受黑暗影響的，其相當重視文本與音樂的互映關係，認為需經二者潛意識的重疊才能再現他們真正所要的訴求主題。如

84 年的首張專輯，也是最頹廢的 Scatology（糞便學），即在藉文學中關於「排泄」方式等 Texts 闡明一種總體性的猥褻淫穢概念。總之目標在於將種種被隱晦禁忌的事物與象徵美好的置於同高價值上，經由妄想偏執批評的途徑來展示一個變形的現象。他們一副對 normal moral 捉狹的態度可由其解釋歌曲意涵的說法看法：Panic 是將對混沌力量的信仰化為心智的危險養分，因此音樂的 Key 來自恐懼，可以為精神動次重建的外科手術。Tenderness of Wolves，這首由 Gavin Friday（前 Ireland 低調團 Virgin Prunes 的 vocal）寫的曲，則據說與數種吸血鬼屬類相關。Cathedral In Flames 是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見到的異象。而唯一的情歌 Tainted Love 是首同志戀戀易傷情感的告白，誠懇動人。此曲並獻給寫成之際於英國官方統計死於 AIDS 人數為“1011”人。

Coil 早期常與 Clint Ruin

（Foetus）、Alex Ferguson（A.T.V.）和 Stephen Thrower 合作，因此樂風多元；有合成器、吉它 Feedback、工業 Samples……等混合的怪異聲效，但在背後強力的節奏中有著鮮活豐沛的 energy 源源而出，讓人不覺地便被感染 exciting 了。87 年的 Horse Rotorvator（與 W.S. Burroughs 的一著作同名），加入有非洲、中東的民族樂、管絃樂甚至 Jazz 節拍的應用，試圖從 Homo-erotic 的意象隱喻出聖經啓示錄內四騎士的末日預言。音樂極具現代戲劇感。Ostia 一曲是為義大利同志導演帕索里尼所作的詭美挽歌；神經質感的絲樂擬出車輪碾過其身軀的殘酷情狀。Circles of Mantis 則是場超現實的情慾／食慾美夢；將男同志赤裸的情愛交合與生物交配時吞嚥伴侶的慾望滿足高潮相互衍進——You get eaten alive by the perfect lover。Coil 也作過電影配樂，Unreleased Themes from Hellraiser 是恐怖大師 Clive Barker〈養鬼吃人〉未發行的配樂，難得的清靈靜謐之作“The Angelic Conversation”是替好友英國 Queer 導演 Derek Jarman 85 年的超八實驗影片所配。進入 90 年代的 Coil 在音樂上則朝 House-ambient 等實驗與曲前進，Love's Secret Domain（即 LSD，是張“self-confessed”）、Windowpane、The Snow 等皆為舞曲 ambient 風格。儘管在音樂上的重大轉型，另一方面 Coil 仍依然參與諸多 safe-sex 宣導影帶的錄製工作，為 AIDS 防治盡心盡力。



專欄

黑手藍領來演戲

賦予生命的是兩位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林偉瑜、薛弘生！
廠上班，在此之前從未想過自己會站在舞臺上流淚！而為這劇團
劇團的成員為三、四十、甚至是五十歲左右的媽媽，大多在工



▲這群媽媽第一次發現，舞台不再是遙不可及的

▶整個劇團中都是女性，所以許多男性角色都是反串，趣味十足

◎關於竹南……

竹南是林偉瑜的故鄉，跟台灣其他大小的鄉鎮一樣，其實這裡已經都市化到相當的程度，7-11、屈臣氏等象徵都市化的商店都有了，傳統文化消失的很快，甚至在她的記憶中除了廟宇的相關活動之外沒有什麼特別的傳統文化。但是令她印象最深的是竹南大大小小的工廠。

大約從二十年前開始，成衣、玻璃工廠等紛紛進駐，到現在雖然工業的型態不斷改變，主要以電子工廠為主，但長久以來勞工一直佔竹南鎮上成員中的多數，包括她自己家都是開鐵工廠。這樣的環境使得學舞蹈、戲劇出身的她，不斷思索到底要如何把自己所學帶回來這個地方，並且讓它產生正面的影響。

◎「黑手藍領」這名字是象徵基層之意

所以在她的設定中，不管是劇團參與，或是表演的對象都希望是以

勞工為主，當然也不會排斥鎮上其他成員。在竹南鎮上其他成員如老師，其活動力原本就比較強，他們會組成讀書會，而此地也有一些固定的文人活動，但畢竟這些活動都是比較封閉的，其他成員較難介入。

今年二月，林偉瑜獨力開始籌備開課，她先以舞蹈為號召，散發傳單。在鄉下若說要成立劇團，大家一聽要演戲，可能就跑光了。而傳單也不能如台北一般，以新奇或是大膽為訴求，而要強調休閒娛樂的性質，天天的勞碌婦女，誰願意下班之後還去學東西？她將傳單張貼出來，並拿到幾家工廠的福利委員會，嘗試招募一些學生，效果不是太好。雖然學生很少，她還是開始上課，但問題是凝聚力太差，上了一個多月，其中還曾請台北的朋友下去辦了一次有關歌仔戲的講座，結果竟然只有自己的家人來捧

場。雖然都是免費的，但到最後只剩下三個學生，就只好先停了。她很納悶，不知道是課程不夠好，還是沒有人知道？

事情的轉機是，在她少數的幾個學生中，有一位是鎮長夫人的女兒，她回家向母親表示這個課程真的不錯，可是卻開不下去。於是鎮長夫人便動員「青溪婦聯會」的成員來上課，又替她們借到警察局樓上的跆拳道館為場地，第一個月就有三十多人來上課，之後陸續有人加入，看起來一切似乎圓滿，但卻與林偉瑜當初設定的對象稍有出入。她不斷向婦聯會表示希望成員以勞工婦女為主，但婦聯會表示，無法規定其成員中非勞工身份者不得加入，因此在這件事情上她便稍稍做了些讓步。

不久，她又辦了歌仔戲的講座

許多成員攜家帶眷地竟然來了五十多人。她說：「許多行政、聯絡的事情都由婦聯會負責，但她們辦活動都弄得很正式，還請一些長官來講話，剛開始我很不習慣，但後來覺得這樣似乎沒有什麼不好，因為靠一個人的確無法做太多事，雖然有時會有被介入的感覺，但實際上，婦聯會並不會干涉到我的上課。」

◎「一開始的想法，是希望推動竹南藝術文化的發展，至於整個團體的作品內容，或是能引進怎樣的東西，我採取的態度是她們喜歡哪一種，我就用哪一種！」

她還曾經帶大家去新竹看戲，原本有意願的學員不過十幾人，她想，最後會去的大概只剩下個位數吧！但她還是索了五十張票。到了那天，她在清大門口等到他們時，竟然來了將近五十人，鎮公所還派車送大夥兒來。「這種動員力真的讓我很訝異！」林偉瑜表示，「其實這樣的情形有助於我要做的事！」她在上課時就不斷告訴學員：「我要做的東西就是推廣藝術活動，希望能將藝術活動帶進竹南來！」學員們也漸漸瞭解她的想法。

但瞭解是一回事，要她們真正接受又是一回事。學員中多半是媽媽，多數白天在上班。在訓練的過程中，若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時，不管是聲音或是肢體，也不管難度有多高，她們都會很願意完成它；但若她們自己利用已經學過的元素做一些即興時，她們就不願意。「一方面是源於對自己沒有信心；一方面可能是現場要她們做出來壓力太大，有的人甚至表示不想來了！」林偉瑜表示，這樣的狀況持續了一段時間，新的東西大家一直不願接受，她也相當困擾。原本設定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做劇場演出，不然和一般舞蹈社有何差別？

(上文接第八版)

這時薛弘生從台北下去幫助這個劇團，也帶來了一些轉機。「要讓一些很少看表演、接觸藝術活動的人，不畏懼上台演戲，是很困難的。」薛弘生說，「因此題材一定是要她們有興趣的，而台詞正好都是她們的心聲……」所以在討論時，我不斷問她們一些情境中的問題，成員中有閩南人、客家人，大家意見都不相同，我將她們分成兩邊去辯論，之後再互換角色，在互換的過程中，她們慢慢掌握到角色的概念，也瞭解別人的想法……」他發現，很多時候這些媽媽們的討論，甚至是出乎台北的知識份子意料之外的，這些是最真實的，發自於生活的。



▲「黑手藍領」的首次演出是併在青溪博聯會之中，當夜晚會中這些媽媽提供了舞蹈和戲劇各一場演出。

◎「正式演出是在鎮公所大禮堂，觀眾多達上千人，多半是演員的親人、鄰居，很多媽媽多難以忘懷那一夜台下的掌聲……」

「其實在辯論過程之中，團員們就不自覺走入一個表演的狀態，這時請她們演出剛剛討論過的主題時，不僅自然許多，排斥的情形也較少出現。」薛弘生表示。他將多次討論、辯論的過程錄音，然後再慢慢和林偉瑜編成了一個劇本。因此這個劇本的完成，一半以上可說是媽媽演員的功勞，因為其中都是她們的意見，代表了她們的價值與想法。

這齣戲叫「外遇」。故事是說一對結婚多年的夫婦，丈夫覺得太太的生活很無聊，但不好正面向她說

，於是丈夫的朋友出主意，去告訴太太他先生有外遇，沒想到一向溫柔的太太決定離婚。整齣戲的重點是在太太決定離婚之後，卻發現未來不知該如何過下去，以前的生活中只有丈夫、小孩，卻沒有給自己一點空間，她藉著這樣的機會找到一種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和先生之間的誤會也解釋清楚，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乍看之下，像是一齣電視八點檔的戲碼，但是劇本的內容與形式為何，其實並不重要，林偉瑜表示，這個劇團並不一定需要背負了社會包袱，最重要的是她們喜歡就好，甚至是把莎士比亞的劇本改編成中國古裝劇都無所謂。

◎「『媽媽，你演戲的時候比較不一樣耶！……乾脆我們自己寫一個劇本，全家一起來演……』我兒子這樣跟

我說……」飾演「男主角」的媽媽說。

就如同我剛聽說這個團體一般，抱著所謂知識份子的姿態，覺得其成員很特別，又是「勞工」、又是「婦女」。林偉瑜剛開始有這樣的想法時，也曾請教過一些劇場的朋友，大家不斷建議她可用這劇團來表達怎樣怎樣的議題，但是她覺得，若是這些婦女真的關心諸如勞資糾紛等問題，就會去工會，何必來參加劇團？劇團可以表達許多東西，甚至是地方上文化活力的契機，但重點是，這劇團是大家所喜愛的，這樣才有更多的可能性。這些演員媽媽們，從懼怕舞臺，到演完一齣戲，她們的生命的確確獲得了成長與開展，甚至也影響了其家庭及孩子。

在排戲的過程中，曾經發生過一些特別的狀況。如女主角有很多場要哭的戲，但是演女主角的這位媽媽一直無法進入狀況，直到綵排的

那一天，站在舞臺上，燈光、音效一配合，女主角完全進入情境中，在舞臺上哭的很傷心，結果竟然哭到無法控制，影響所及，幾乎所有演員都跟著一起哭，林偉瑜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可是此後每一次演到那裡，這位女主角的情緒就可以收放自如了。「看到一位非職業演員突破演技上的限制，是件很令人感動的事！」林偉瑜說。「另外有些媽媽劇本背不起來，會拉先生、小孩一起幫忙，一人分飾一角，甚至有的小孩跟他媽媽說，『媽媽！你演戲的時候比較不一樣耶！對我們比較好！乾脆我們自己寫一個劇本，全家來演，你和爸爸演小孩，我和弟弟演爸爸媽媽，你們讓我們罵好不好？』……」聽著聽著，你是否也感覺到一些小小的種子已經悄悄地種下了！

學者對於社區劇場的定義：一、「社區劇場」應建立在傳統聚落（社區）劇場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延續其既有的社會脈絡並予以強化……二、「社區劇場」屬於社區公有，劇場組織以社區為基礎……三、「社區劇場」不僅限於傳習、表演某一項藝術，它可同時扮演社區藝術傳研中心，或文化資訊交流中心……與此相較，當然「黑手藍領」是無法稱之為所謂的「社區劇場」，但是換一個角度而言，針對每一個鄉、鎮的特性與組成，例如竹南這樣一個以工廠為主的鄉鎮，一群勞動階級的媽媽，經由不同於一般舞蹈社的訓練，組成的「劇團」，而這群媽媽們可能首次經由彼此的溝通，及肢體上的探索，開展了各種可能性；有可能她們會去思索「女性」的這樣一個角色，更有可能的是將文化的感覺帶入了她們自己的家庭。一群婦女所輻射出去的力量將是相當驚人的。

要在社區推廣種種事宜，並不只是政治人在選舉時節大唱「一步一腳印」就出來的。如何捕捉人們對於土地的感觸、如何執著於細微的思索，然後陪伴埋下去的種子發芽、紮根，看著原本為生活所操勞的婦女開展了另一層的生命，才是最感人之處！（完）



▲這場戲女主角（左二）帶著姐姐（左三）朋友（右一）和她誤以是丈夫的外遇對象談判而四周是丈夫及其朋友裝的偵探。

喂！我們要找那個

約訪「那個劇團」蔡櫻茹、林白瑩

文 / 立善

圖 / 那個劇團提供



▲時態桃花源演出中的白瑩（前）

沒關係！我們吃飽了。
那下星期一見了！——時光飛逝——「對不起，我遲到了！」
「好呀！約星期一中午十二點中華舞蹈社！」「好呀！
們怎麼來了！」「我來讀書，我來演出！」「那太好了！我們碰個
是「那個」的蔡櫻茹，我是「那個」的林白瑩——「妳在說那個那個——我
「喂！找那個——「嗨！我們是那個——

櫻茹「除非痛得被送到醫院打針，否則我是會洩露這件事」白瑩（唱）「我有一隻小毛雞……有一天我心血來潮……怎麼辦！」（葫蘆樂團——月越島台詞）

孤獨童年、自閉童年 ——話童年

白瑩：「爸是外省人，媽是本省人，我生在台灣長於台灣，所以我是台灣人，但我有中國情結，可是又怕共匪打過來」。

一長串之大笑後，她說「我小時候有自閉症（幾乎做劇場的小時候都有自閉症），從國小一年級到國中二年級都不用去升級，因為老師說我有心臟病，下課時都待坐在老師旁邊，他說不可玩危險的遊戲，所以同學都不喜歡我。」「小時候最喜歡玩的遊戲就是用一堆報紙把

自己放在沙發裡，用腦袋玩，就覺得很安全。要不就坐在浴室的馬桶上一直看磁磚，然後看久了就會有很多花樣出來（因為磁磚是白色的會反光，所以就有影像），不一樣的花樣就取一個名字，然後一直跟他們說話。所以說，我的朋友是在報紙跟浴室裡面。」此時我們已全笑得東倒西歪。「要不就在我上學路上我會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然後就會有人說這小孩有毛病」。

「然後呢？喔！出了學校就開始工作了，那時做美工設計，同事都不喜歡我（我不愛講台語），而且我又不會畫卡通（文具設計），所以他們就說我笨笨的，所以就受不了辭職了，然後就去做室內設計到今年二月。」「現在呢？失業沒事就開始想劇團的事，「腦袋想，手花錢，所以破產了，「今年打算把心放在劇團，明年再找工作」

在大家一陣的嘩啦啦中，不知怎麼的扯到「基金會快淪陷了」，「聽說可能會併入文化中心」，「那魅登錄就危險了」，「還有社教館會不會真的被拆？」此時採訪者雖也陷於其中，但卻很理性的把話題拉回「櫻茹的童年呢？」

櫻茹：「不知道耶！」「小學的時候還有玩伴，但小學畢業那年我家失火，我覺得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童年抓蝴蝶、玩水的事情就此不見了。好像美好的事情從那時候劃上了句點。曾試圖去尋找以前住的地方，但一切都消失、改變了，」「後來我們搬到新營，我進了私立中學，那是沒有朋友的年代，」「發覺國中三年高中一年的生活裡，我的消遣是到我們家菜園看毛毛蟲變蝴蝶，要不就把凋謝的玫瑰花剪掉。」「然後重考五專，加入話

劇社是我改變的開始（發現那是唯一不會讓自己打瞌睡的地方），我開始有同學有朋友。在同學的眼中我是個優等生。」「之所以去考家專是因高一下學期成績單上的紅字比藍字多。」「畢業後就上台北，進「蘭陵劇坊」，還有去賣衣服。但那都不是快樂的，因為離開原來的朋友、環境都會使我緊張。不過賣衣服的二二年倒是讓我存了一點錢。」「回台南後我開始覺得有朋友是在做《小王子》的時候。」「那時的櫻茹有「三根煙的憂鬱」，「但好日子好像也沒過多久，因為到「優」去當行政人員」在優期間變成「三次腰痛」的憂鬱」。

訪談說說加入劇團的感覺、想法

櫻茹：「像喝紅葡萄酒，很純，喝多了也只是微醺」。

「發現她是一個可以用自己方式說話的地方，經由說話的過程中尋找到自己是誰，是生命的發源地。而今已轉變成生活的方式」經過秒的思索後，她說：「其實在劇場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我來說不會很重要，我會因環境而去調整，或許是階段性的，演員也好，行政也好，導演也好，最重要的是在劇場中找到玩伴、朋友，一群人一起去完成一件事的所有過程，並在這過程中彼此撞擊、共鳴而成長」。

白瑩：「像喝白開水，雖淡，但很能止渴」。

「最初是想站在舞台上被注意，後來想當演員接受掌聲，進而創作慾望想說話，而現階段是想為劇團做些事，開拓劇場在環境裡所能發揮的功能」。

演員之路——白瑩說

「以前是衝力去帶動表演，而目前演員本身的思考是最重要的」

看了一下櫻茹，她說：「在所有參加的戲裡角色最大的轉變點是《時態桃花源》中的春花」。櫻茹顯得十分快樂（她導的）。「以前我一直認為我的角色都很漂亮，甚至到春花時我還是一樣認為。當時櫻茹給我這角色時，大家都說很適合，而我卻非常的反感、排斥，心想難道我只能演自己嗎？那是很可怕的事。所以在此的同時我開始去正視角色部分，而不是我自己」。

（下文接第十一版）

(上文接第十版)

隨後櫻茹說了一段「我覺得每個人發現自己問題的時候，他就要進步了。當他忘記自己問題時，他就越過那些問題了」。

在劇場中如何處理自己 --

白瑩：「情緒的控制應是劇場人更需學習的。其實劇場是一個理性運動場所，所有的運用元素到後來都該是被理性的處理」。

櫻茹：「我覺得是理性的掌握。我排斥控制，覺得這二字含有很強的文法思想」。

說說妳們的創作 --

白瑩：「第一次是痛苦的，得面對自己、別人以及要對所有狀況的掌控。戲生出後是可怕的，活生生的在自己面前但同時也是成長的享受」。

櫻茹：「回頭來看像是藉這樣的方式在寫日記」。

「在『蛹』時是寫關於自己蛻變的衝擊。在『門』是記錄人類心靈低層的聲音，而不只限乎於自己」。

白瑩：「下次想做單人劇，想做中性的，對自己的女性特質提出顛覆」。

櫻茹：「下次想寫的日記是『月光婚禮』，講女性婚姻、愛情的幻想與現實的距離」。

能否說一下南北劇場的比較 --

採訪者：「說吧！別客氣！就當我去尿尿」。

白瑩：「南部已自成一個體系，可是是一種沒有衝擊、競爭的體系。在跟環境、跟外界的對話上」。「就像我們『那個』雖被認為是南部最前衛、實驗的劇團，但還是沈浸在自我摸索裡，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問題」。

櫻茹：「南部在接受西方影響下較不會盲目的散發他的熱情。質地較純樸」。

隨性說說其他的

白瑩：「不敢說目前的生活充實，但有衝力。這股衝力在劇場中」。「『人要活』，要知道怎樣呼吸、活動」。

櫻茹：「我的婚姻觀嗎？不管是男是女是貓是狗，一定是我的伴侶」。

白瑩：「我要像喝溫開水，不太冷不太熱、很解渴」。

櫻茹：「我有一個最終夢想。跟一群人騎馬在草原上一起奔跑（畫面提供，像 marlboro 煙的平面廣告）」。

最後「只要時間一直走動，我們就有可能一直改變」。

希望我們大家都都能達到，自己想做的。（完）

蔡櫻茹經歷年表

1968年5月	生於嘉義縣
1989年	台南家專畢業
1991年	加入「華燈劇團」
1991年中	演出〈台語相聲／世俗人生〉華燈劇團／蔡明毅編導
1991年4-9月	參加「台南市文化基金會」舉辦之80年劇場藝術研習班 結業演出〈錢字這條路〉
1992年2-3月	演出〈帶我去看魚〉華燈劇團／許瑞芳編導
3-4月	演出〈小王子〉那個劇團前身／吳幸秋編導
1992年5月	個人編導展演〈蛹〉單人劇
7月	北上任「優劇場」之行政人員
1993年初	同優劇場赴菲律賓參與亞洲民衆協會之文化交流／演出
1993年中	回台南參與加入「那個劇團」，崑山工專話劇社指導老師
1994年1月	演出〈院長診療室手語〉那個劇團／林白瑩編導
1994年6月	集體創作演出〈葫蘆樂園I〉那個劇團／許麗善編導
1994年8月	〈鹽巴與味素〉舞台監督／魅登峰劇團／彭雅玲導演
8月	演出〈葫蘆樂園II〉那個劇團／許麗善編導
10月	個人編導展演〈門〉單人劇
1995年3月	〈暗戀桃花源〉導演／那個劇團
1995年7月	參與「台灣濕克四流巨星藝術節」創作 演〈從無形的門中敲打至有形的房間〉那個劇團／許麗善編導
目前	就讀國立藝術學院劇場藝術研究所／表演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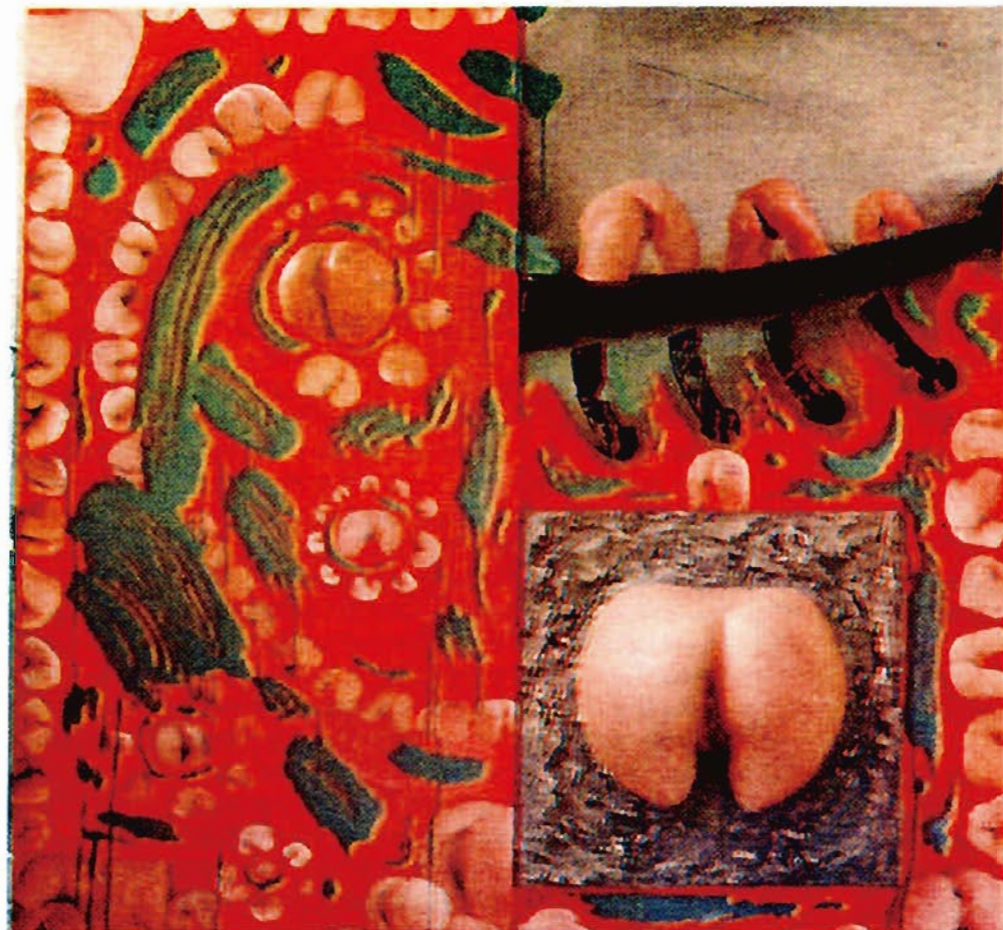
林白瑩經歷年表

1968年9月	生於台南縣
1990年	台南家專肄業
1991年11月	加入「華燈劇團」
1992年2-3月	演出〈帶我去看魚〉華燈劇團／許瑞芳編導
1992年3-4年	演出〈小王子〉那個劇團前身／吳幸秋編導
1992年8-9月	參加「台南市文化基金會」舉辦之81年劇場藝術研習營、結業演出 〈權、利世界〉
1992年11月	加入「那個劇團」（正式成立）
1993年1月	演出〈自畫像之死〉那個劇團／趙虹惠編導 集體創作演〈女人、自畫像〉那個劇團
1994年1月	編導〈院長診療室手記〉那個劇團
1994年6月	集體創作演出〈葫蘆樂園I〉那個劇團／許麗善編導
1994年8月	〈鹽巴與味素〉服裝設計／魅登峰劇團／彭雅玲導演
8月	演出〈葫蘆樂園II〉那個劇團／許麗善編導
1995年3月	演出〈暗戀桃花源〉那個劇團／蔡櫻茹導演
9月	編導〈舊鴛鴦蝴蝶夢〉那個劇團
11月	北上演出〈台灣光復五十年--落地生根〉 臨界點劇象錄劇團／田啓元導演



▲〈葫蘆樂園〉表演中演出的櫻茹

◀〈從無形的門中敲打至有形的房間〉櫻茹劇照



▲ 1990 〈屁股〉



▲ 1989 針對六四事件，在師大路的行動表演藝術。圖中像木乃伊的人就是潘大謙。



▲ 1990 〈傳說中，遠東有一種很好吃的水果〉

發現潘大謙

文 / 王錦華
圖片提供 / 潘大謙

發現潘大謙。在新店最好吃的
那家豆漿店裡；在政大半眠的
河堤邊。

成長於六、七〇年代，身處極端
自由卻不民主的香港社會，潘大謙
有著一段讀馬克思、恩格斯，憤恨
不平又迷惘浪漫的成長歲月。曾經
是個極端左派的人；曾經做過為
資本服務的 Designer；曾經畫過拙
劣的外銷畫，照他自己的說法是「
以（爛）畫養（好）畫」。

1976 年四人幫被捕，自己後來
也親身到了大陸「祖國」，看到千
瘡百孔「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真實
面貌，潘大謙對共產黨的幻想徹底
破滅；在香港看了侯孝賢、楊德昌
、柯一正等人的「台灣新電影」後
，他對台灣有了新的想法。1985
年他到了台灣唸美術。

來台灣那幾年，正是「鄉土文學
」、「鄉土寫實電影」、盛行的年
代，潘大謙回憶說：「那些東西，
現在也許覺得膚淺，不夠深入，但
對我當時來說，那畢竟是在大陸的
宣傳片、香港的商業片之外，很不
一樣的一種東西，是那樣的氛圍吸
引我來台灣的。」

但他對師大的美術訓練頗有微詞
，「第一個問題是：她延續了日據
時期的泛印象派為主的美學品味，
是極端保守的；第二個問題是：師
大一方面把你當藝術家來訓練，一
方面是要把你訓練成老師，那是跟
藝術創作沒關係的，因此師大的
藝術教育有極端曖昧的。」然而，
由於僑生的入學相對於本地生，顯
然是較容易的；潘大謙坦承自己在
學科、術科上都落後本地生一大截

，不服輸的個性使得他
夜夜關在書房裡、畫室
裡苦拼，大三的系展他
就抱定了非得拿獎雪恥
的決心。雖然，大三以
前他一直在做一些自我
實驗的東西，但為了配
合整個大環境，還是偷
偷地磨寫實的能力、系
展的作品：〈家、印閩
〉以結構嚴謹的形式，
寫實的畫風，表現自己
家庭的故事，得了第三
名。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後，也算是他對傳統表
現方式的告別式。他說
：「從那張油畫後，一
直到今天都沒有再畫過
一張所謂寫實的作品。」

大四畫了一張兩百號
的大油畫，準備參展畢
業展，由於畫面中出現
了一些大陸的旗子、國
民黨的旗子的符號，馬
上受到各方「關愛的眼

神」，弄到最後這
幅作品無法順利展
出。極端「不爽」
的潘大謙於是利用
禮拜六，學校行政
人員全都下班的下
午時間，找了個學
弟興沖沖地將那幅
大畫搬到系館門口
，還「負責」地貼
了張紙條：此畫與
展覽無關。（但是回來後，那張畫
已經被老師氣沖沖的收走了！）

「那個情況，完全就跟藝術無關
嘛！雖然我那張畫畫得不好，但
竟然因為上面的符號而不讓我展出，
這實在是太明顯的政治干預藝術囉
！」潘大謙談起這件事，還是很氣
的說：「幹！師大是什麼鳥！」

「叛逆」的事還不只這一樁，潘
大謙有一次又針對傳統國畫材料的
屬性太強，跑到人家專展國畫的展
場作裝置，以空白宣紙懸置其中，
寓意希望「傳統國畫」從零開始。

好不容易「混」得勉強及格的分
十分，潘大謙到大甲、清水教了一
年半的書好存錢出國。在這之前，
由於 89 年發生了「六四事件」，
潘大謙一夥友人提議以自己最能施
力的藝術形式到街頭做點啥事。於
是，他們到了師大路，有人以傳統
的捲軸、書法形式，不眠不休的抄
著中國歷史；有人則以磚頭作成象
徵死亡的金字塔，把自己裹成木
乃伊禁錮其中。

持續六天的行動表演藝術，招致
眾人側目。有路過的行人搞不清楚
狀況，帶來食物、棉被給這群孩子
，也有些人給錢，媒體也「自我詮
釋」了半天；創作者之中唯一去過
兩岸三地的潘大謙，不免臆測三地
媒體對「六四」的報導，一定也各

唱各的調。
90 年潘大謙到了法國唸造形藝
術，受到當地哲學傳統的影響，
創作益發內省，尤其強調作品中「
時間性」的探討。他的論文研究「
媒體」在藝術創作中所扮演的角色
，遠從「media」的拉丁文原意：
人神之間的溝通 / 仲介者，去探
索「複合媒體」與「複合媒材」在
藝術創作中真實、虛幻與時間性的
問題。例如，他延續了在師大時期
，採用過的鋼筋、電線、行動藝術
的記錄照片，創作出「六四紀念箱
」等作品。

除了這一系列哲學探索式的創作
，潘大謙在去法國前，也待在澳門
作了一系列深具「女性意識」的作
品，以一種「男性凝視」的眼光下
被切割、被物化的女性身體，極端
化的畫面呈現反而成功傳達出一種
父權的暴力。其實這系列的創作，
扣合他在師大時期以寫實技法創作
的傳統家庭結構，到了後來發展為
「蝸牛族」、「蝸牛島」系列——
那類陰陽同體、背負家庭的寓意
；最後才發展為純女性的意象。

綜觀潘大謙的作品，有一種誠實
的詩意力量。儘管在講究聲份、人
情的國內畫壇，這個認真思考、誠
實創作的創作者不知何時才能被「
看見」？破週報就在破破的「紙上
藝廊」讓你先睹為快。



▲ 1993 - 94 作品，以浴室中的梳妝架結合大
學時期的行動表演照片，在全色殿堂儀式性結
構下觀照自我的「歷史」與當「下」。

藝術
寶果

12

國際大師中產品味

— 金幣銀幣 · 博覽會

文 / 王錦華

圖 /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提供

►依其理 (Hiquily) 在 1991 年蘇聯法蘭西藝術博覽會的作品 (賣克·海駁)；觀眾進入展場後坐上作品對面的椅子，便會牽動裸女下體的穿洞機，震耳噪音理同時傳達「性」的趣味與暴力。



、杜布菲、阿爾普等木乃伊國際巨星，又「金幣、銀幣落玉盤」地準備超過百萬元的高價贈品，終於功德圓滿的吸引眾人潮。

真多人啊！儘管人聲雜沓以至於觀眾難以定下心來觀畫，但滿場觀眾似乎不以爲意，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興奮的表情。

其實，文建會曾經做過調查，國人參觀美術館的統計數字低的驚人，就連台北市立美術館的盛衰也頗受動物園遷移以及兒童樂園人潮的影響。然而，這幾年的莫內、羅丹、米羅... 乃至最近的羅浮宮名畫等大展，無不在媒體的全力配合宣傳之下，造成展覽場內人潮洶湧，展覽場外大排長龍的盛況。

今年的「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亦打破往年只有國內畫廊自家聚會的冷清景況。主辦單位先是透過長達一個月的藝術研習營，邀請國內知名文化評論者及藝評家，探討台灣當前整體藝術生態；活動進行期間也舉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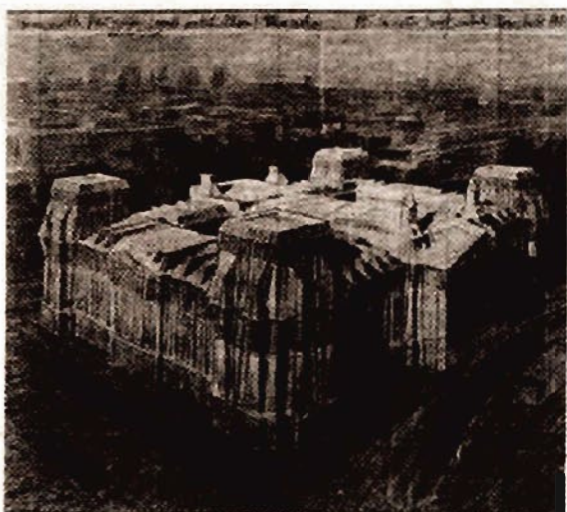
系列「文化講座」討論台灣藝術產業如何邁向國際；另一項創舉則是公共藝術空間的首次開闢，展出陳順榮、吳天章兩位台灣現代藝術家的作品，強化展覽內容中現代美術的重要性。

雖然主辦單位有心引介現代藝術，但中產階級「嗜食甜食」的品味仍造成一面倒的市場性格。幾家展出當代藝術的國外知名畫廊如：美國的 Pace Wildenstein 和英國的 Annelly Juda Fine Art 畫廊，反因呈現的作品過於「現代」，顯得門可羅雀。

Pace Wildenstein 畫廊的負責人布瑞斯 (Peter Boris) 表示：「台北成爲亞太營運中心的前景看好，因此此番來台參展，主要是希望藉由博覽會探索出台灣收藏家的喜好。」由於他們所推薦的藝術家如：康多 (George Cundo)、山馬拉 (Lucas Samaras) 歐登柏格 (Claes Oldenbrug) 都不是台灣觀眾熟悉的名字，以致一直沒有業績

情況類似的是 Annelly Juda Fine Art 這個在英國具領導地位的畫廊。一心栽培當代藝術家的 Juda 女士在 1971 年開始展出捆包藝術家 Cristo 的作品，今年三月畫廊且在 Cristo 完成包裹柏林國會大廈的壯舉前舉辦他的第九次個展。這次他們帶來了 Cristo 「山谷布幕」、「圍繞海島」、「雨傘」及最近的「包裹國會大廈」等計畫的素描、貼紙與模型作品；但由於作品過於「觀念」，不易賣出。

交易情況最熱絡的還是「泛印象派」的作品，國外的知名大家由於名牌效應具保值效用，較易爲國人接受。至於參觀人潮最踴躍的則是古董家具區裡手工繁複的「皇帝的玩具箱」，或者價值百萬元的雕塑「玩具」。除此之外，生意最好的大概還是大家都消費得起的淡咖啡和小蛋糕了！



的計畫草圖。
當代藝術家 Christo 「包裹柏林國會大廈」

女孩們都很漂亮

閒言閒語 · 博覽會

文 / 王錦華

在會場逮到幾個一看就不像畫廊業者、收藏家、藝術家，口袋裡一副沒金幣、銀幣只有差澀銅板的年輕傢伙；問問他們沒事幹嗎？花個百十塊的來這兒朝聖？

基於大會鼓勵年輕藝術家的立意，這些年輕觀眾的意見也很重要囉！就讓我們聽聽他們怎麼說：

■我最喜歡美國藝術家羅德 (George Rhoads) 的鋼製作品，觀眾只要任意放下一個球，球便會在各種機械效應下產生不同聲響的連鎖反應，有點像骨牌遊戲，可是途經各處撞擊產生的風鈴聲、鋼圈

聲...，又很像朱宗慶打擊樂，真的很有意思！其實我一直也很想要作一個一樣的東西，沒想到被他先做出來了，結果居然索價一百萬！覺得一件作品的「價值」雖不一定等同於「價格」，標了個這麼「高」(至少對我們這種摩托車階級來說)的價格，似乎反降低了對他的感覺呢！

不過也很難說啦！「小王子」裡不是說過：大人們都很奇怪，你如果跟他形容一棟房子有多麼美的玫瑰花園，他們一定還是不會瞭解這棟房子的美好；但你如果告訴他這是總價二億的「鴻禧山莊」，不用任何附加形容，他馬上就可以體會這棟房子有多棒了！搞不好就是因爲這樣，這些還不錯的「作品」就一件比一件價位高低了。

■其實，覺得今年首次引進國外畫廊真的不錯！相較於往年，今年總算可以看

到一些新的風格，像英國的 Annelly Juda，美國的 Pace Wildenstein 都帶進來一些很不一樣的東西。國內畫廊被一些出版業者主導太久了，真正有創意、搞破壞的東西根本不容易上市。

Anyway 看到像達利、畢卡索、阿曼、阿爾普、安迪·沃荷等人的作品還是很興奮，畢竟都是些從小景仰的大師，在台灣，不容易有機會看到原作；看到安迪·沃荷貼的美鈔，都已經舊舊皺皺的了，有一種看到昔日戀人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達利說過一件作品超過二十萬的部份，就完全與藝術無關了！看到展場中作品的「天價」，就想起這句話。我不反對藝術品進入藝術市場，專業藝術創作者仍然必須靠其作品維持一定適當的生活，否則藝術就變成一種宗教、一種自淫的鴉片了！只是當藝術市場的炒作者，將藝術成品完全變成一項「商品」，透過商品運作的準則來包裝、促銷、甚至辦類似的

展覽，就覺得很「幹」！

■我覺得整個會場的動線、展覽區位區隔的好爛！真搞不清楚怎麼會有人在這賣地毯、複製海報，很像藝術夜市，可是又不夠 X X X，實在沒意思。就像一向創作「X X X」關有力的吳天章，雖然一樣裝飾上大紅花，卻少了走馬燈，還用了一些看起來很「高貴」的材質，不知是不是爲配合這裡的氣質，真不好玩。

■你有沒有注意到：女孩們都很漂亮，擦那種不知道什麼牌子的香水，我猜還有那種不知道什麼牌子的胸衣；男的都很愛講話，法文、英文、西班牙文...，還有很多主義、很多派別、很多口水。

主辦單位雖然準備了很多有氣質的摸獎獎品，可是附加的紀念品不夠多，害我不能多買一些便宜的杯墊啊、T 恤啊，好向朋友證明我有來拜拜。



▲透過祖師爺阿爾普 (Jean Arp) 1942 年的作品「靜」。

藝術寶果



正魂
另翼通訊
口號：
與另翼同在
直到
死去。

少女 香消玉殞

台灣坊間第一
本怪力亂神充
斥的異色少女
漫畫，即將停
刊！「她」自一
九九四年二月
創刊到今年十
二月號的最後
一期，芳華尚
未滿二歲

《靈少女》其實是一部精細別致的漫畫合集，又美又恐怖。靈少女雜誌的主編張君媽小姐表示，因為所選的題材十分獨特，一些死忠拒絕少女漫畫的台灣男孩子，也可以接受。

樂園裏產的果子保證是百分之百的恐怖原汁，非常非常靈異、十分十分恐怖、相當相當凄美、異常異常詭譎，該部漫畫不用說也知道是普遍受到喜愛的。「她」的故事，緊緊地抓住了讀者的眼光，因為是逼真呈現了人內心的恐懼，叫人忍不住要看；有趣的驚

悚、古怪的浪漫、神祕的邪惡、嚇人的夢魘，讀者一頁接著一頁地翻出一個又一個瑰麗、如謎般叫人陷落的恐怖世界。

一位忠實讀者廖曉梅小姐曾經寫信給編輯部的人說：「能在進入社會之後，還享受得到看漫畫的樂趣，真是令我有幸福的感覺。在此祝福我敬仰的伊藤先生，創作再上層樓，〈靈少女〉賣量冠軍。」（這段稱讚，隔了幾年後來看，不知是否依舊會是很動人的？）

於〈靈少女〉執筆的名家，計有伊藤潤二、高橋葉介、冰室奈美、篠原鳥童等人，街頭巷尾的漫畫評論家認為，漫畫界現在春秋戰國，競爭可說是很激烈，〈靈少女〉的市場潛力驚人。

既然口碑好，又為何要突然停刊呢？原來，授權的日本朝日ソノラマ停刊，生產線上游斷了線，台灣代理發行的東立出版社，也不得不在「啊~」的惋惜聲中終止出刊。

可見的未來內，東立會否再進口如是恐怖產品呢？張君媽小姐說，目前還沒有相關的出版計畫，必須等待時機。嗚呼！少女香消；哀哉！少女玉殞。

敬馬

驚

與

怕

荒廢的城堡

可怕的事情發生在一座荒廢的千年城堡，除了背景是老掉牙，想像力是讓故事得以閃亮的原因之一。為了民族自尊心，本故事決定將千年古堡的地址，改在杭州南路和信義路一段的交口。日常生活的恐怖漸漸消逝，我們逐步走近那個不可思議的空間.....

但是，恐怖的真實一點都不會更少於七點新聞的警匪槍戰報導。

「我看見熊熊的烈火，末日來臨了，所有的人都往上跑去，一半的人跑到山頂就斷氣了，大家都變成了石頭，積雪盈尺，只存一片石林。」哈斯的預言如是說道。

朦朧的妖氣

亡靈、妖精、外星生物和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電視影集《陰陽魔界》(Twilight Zone)和《X檔案》(X Files)，看完後，你會發現靈異的事情似乎是一些把戲和惡行的總和。一系列的麻煩：男主角和女主角的小麻煩和大麻煩，如果被從舊世界的麻煩中解放出來，卻又不幸會碰上新的災難。

觀眾心神被吸引，不能只把它當成飯後娛樂，影集中的東西讓人在發抖之餘，還必須深思。

人性化的電腦不爽了要殺人、由於祈禱而讓飛機長出翅膀的奇蹟、某人能預言女僕會被殘酷的主人殺掉卻無法預言自己的牢獄之災、做夢專家夢到兇手的臉、品味獨特的收藏家專門收藏女人傷心的眼淚.....，恐怖總散發出堅定的氣質，多令人著迷！誰能錯過一分一毫呢？

罪惡的風俗

是的，是的，我們很快就六十歲了，如果說創作是真的有些什麼在裡面的話，就是希冀從中找到一個理想的世界，可以歌唱、歡笑和尖叫，可以在這裡跳舞，與自己的影子打鬥；可以帶領著鳥群去飛翔，可以讓水滴找到大海去流，偶爾也眺望世界的盡頭，或是出發去尋找世界的邊緣，血液裡有烈火在奔流，夢中會笑，發現全宇宙最長的地名，總而言之，有說不完的故事要說、要分享。

誌異作家 (spooker)

這是一種特別愛想像超自然現象尤其是鬼怪的所作所為的作家。我們時代最傑出的誌異作家之一威廉·D·霍維爾斯先生，是他把一群最體面可敬的鬼怪介紹給當之無愧的讀者。某教區學校的董事會主席本來就惶惶不可終日，一接觸霍維爾斯的鬼怪，籠罩在另一教區一座農場的神祕氣氛立刻包圍了他，使他魂飛魄散。
——《魔鬼辭典》

通訊六社：魔咒精選
等明天的太陽上升，所多瑪除了硫磺和灰燼，將一無所剩
——以撒·辛格，譯得和他伯父亞伯拉罕





HEADACHE



獨立廠牌四十年



編按：

一次大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民衆音樂（popular music）歷史通常被解釋為主流唱片與獨立唱片競爭的歷史。在這樣的歷史敘事裡，獨立唱片代表了激進、另異、真誠的一方，勇於突破巢臼、富有創意，故能一次次地掌握音樂實踐及行銷優勢位置的主流唱片集團形成威脅，變成推動音樂革新進步的催生者。但事實不僅僅這樣而已，Charlie Gillen 在 1970 年提出的看法，獨立唱片在市場運用的廝殺策略造就了一種新的浪漫意識，引導人們將音樂價值與發行者等同起來，「進步學生聽／買獨立音樂」成為 80 年代、英、美校園次文化重要的一環。獨立音樂的場景也在大學校園電台、地方性的音樂同仁誌（fanzine）的推波助瀾下，形成一股全國性的風潮。

但是，收編的故事依舊，在校園深受好評的樂團馬上變成主流唱片新星的故事也不會停止，這些在美國被歸為「另類（alternative）」，在英國稱為「獨立（indie）」的音樂／次文化／意識型態有

著怎樣的指稱和含意？「另類」或「獨立」是一種音樂優良的樂種抑是代表有著秀異耳朵的人種？

本報繼試刊號的「獨立音樂小報告」後，再度製作一系列關於美國獨立唱片發展歷史與其社會關係的報告，比較著重在廠牌本身的歷史社會情境，為台灣的讀者提供一個「浪漫進步」音樂背後的工業發展史，現今「獨立廠牌（independent label）」與「主流（major label）」已難劃分，早期的獨立廠牌指得是製作後，由主流廠牌負責通路，或靠著自己一家一家地去兜售。而主流廠牌相對於獨立而言，指的是從製作、宣傳、銷售、通路全部自己包的大唱片公司。而今，許多主流廠牌擁有獨立廠牌，或者靠獨立廠牌作為發行通路，而有的獨立廠牌則專門發行主流廠牌的產品，甚至有的獨立廠牌與擁有幾家銷售公司，儼然就是主流廠牌。

這次專題希望在島內流行的「獨立廠牌」英雄史的介紹外，提供一種棄絕意識型態的勇氣和深思花錢的策略。

至於台灣獨立廠牌（如果有的話）的歷史報告的部份，我們會擇期推出，敬請期待。

最後的獨立音樂廠牌

Fantasy，以及戰後的蓬勃發展

譯寫／阿鎖

遠在 1949 年，當大樂隊搖擺仍是爵士樂主流，而小型樂隊的嗶嗶只是剛浮出的另類風格時，一個熱愛收藏、買賣唱片的二十歲青年 Bob Weinstock 開始壓唱片以填補爵士市場的空隙。他白手起家，創立 Prestige 唱片公司，灌錄一些新風格樂手的唱片，像是 Lennie Tristano、Lee Konitz、Gerry Mulligan 和 Stan Getz。Prestige 的市場策略很簡單：捆起一箱箱的唱片，從紐約搭乘灰狗巴士到處跑，與十六個城市裡的行銷商、D.J 一對一打照面。

如今隸屬於 Fantasy 這間全美最大的獨立廠牌，Prestige 高評價的出版目錄還蠻適得其所（Fantasy 的產品交由六家獨立音樂行銷商代理，和一家行銷商服務六大主流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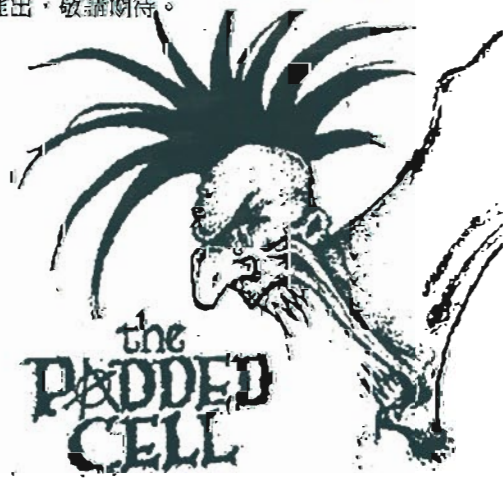
片公司的情形大異其趣）。Fantasy 無疑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爵士樂出版目錄；形成於二次大戰結束、六〇年代末搖滾樂爆發期間，在眾多的戰後獨立廠牌之中，它也是最後一個存留下來的大型獨立（即非主流）唱片廠牌。

在 Fantasy 西柏克利總部的七樓，Ralph Kaffel —— 他們長期以來的總裁 —— 享有一間寬敞的辦公室，成排的窗子望出去，是西灣山群的全景。辦公室積滿了成堆的 CD、唱片、卡帶，來自 Fantasy 歷年來買下的各廠牌，（像是 Prestige）。但你絕對無法想像鬚髮俱灰，以 63 高齡來說身體狀況頗佳的 Kaffel，還會將車子的行李箱滿載唱片送到各行銷點去。

「戰後和現在的唱片事業差很多，」Kaffel 說。他 1955 走入音樂事業，在 California Record Distributors 位於洛杉磯的倉庫工作，是當時南加州十幾個分銷公司之一個。「四〇年代、五〇年代初，賣唱片真是很邊緣的事業，許許多多業者開創獨立廠牌，在嘗試與錯誤中摸索著生存之道。現在完全不同啦，一年一千兩百萬的營業額，唱片事業根本就是一項工業。」

唱片在小雜貨舖、電器行、樂器行零售的時代已遠；獨立廠牌依賴發行商促銷唱片、沒有營業額行銷副理這種東西的當時，哪來的操作手冊，可以指引你如何將唱片順利打入市場。「幾年下來，」Kaffel 接著說，「整個行銷過程的心血已累積沉澱，如果你今天想搞個小廠牌，一切都是現

成的了。那時的行銷系統就跟獨立廠牌一樣，還正是處於萌芽狀態。」二次大戰的結束確是唱片製造史的關鍵點。主流廠牌（RCA Victor、Columbia、Decca，和剛剛起步的 Capital）在戰時繼續發行七十八轉的唱片，黑膠片原料的短缺，意謂著音樂形式是以不會有風險、一般人普遍可接受的貨色為主，並沒有可以擴展音樂多元性、夠份量的獨立廠牌冒頭。即使後來主流廠牌仍舊菜色保守——爵士大樂隊（即 Mitch Miller）、流行歌手（平克勞斯貝）、古典交響樂——但拜著物品漸豐、科技進步之賜，獨立廠牌於四〇年代末、五〇年代初激增，帶給大眾一系列新的音樂風格，如後搖擺爵士，以及隨後演變成搖滾樂的節奏藍調「種族」音樂。（文接 16 版）



獨立廠牌四十年



最後的獨立音樂廠牌

Fantasy, 以及戰後的蓬勃發展

譯寫/阿鎖

(文接 15 版)

在這段時期有好幾十個廠牌誕生，其中包括許多那時是獨立、而今是主流的廠牌：時代華納的 Atlantic，創於 1948 年華盛頓 D. C.；Elektra，創於 1950 年的紐約民謠廠牌；寶麗金的 Mercury，創於 1945 年的芝加哥廠牌。（之後由主流廠牌帶大的有 Liberty/United、英國的 Chrysalis Virgin < EMI >；A & M、MGM、Motown、英國的 Island < 寶麗金 >；ABC、Paramount、Chess/Checker/Cadet、Dot、Duke/Peacock、GRP < MCA >；Arista、Private Music < Bertelsmann >；Warner Bros./Reprise < 時代華納 >，其他戰後活躍的獨立廠牌還有 King、Modern/Flair/R. P. M./Crown、Roulette、Starday、Specialty、Stax/Volt、黑人的 Vee-Jay。）

至於爵士樂方面的廠牌，則有 Clef（後來叫 Verve，今在寶麗金旗下），Norman Granz 創於 1947 年；Contemporary，Lester Koenig 創於 1949 年；Fantasy，Max 和 Sol Weiss 創於 1949 年；Riverside，Bill Grauer 和 Orrin Keepnews 創於 1953 年。Kaffel 認為，這些廠牌有助於音樂的推動。「這些經營者都不是樂手，因此基本上藝人很少被左右，所以，作出的音樂更富有自由的精神。目前幾乎各廠牌都有的那種拘束的製作規條，在很後面才出現。」

Keepnews，在 Fantasy 大樓有間辦公室，是一個自由製作人，為許多唱片公司（包括 Fantasy，旗下有 Riverside 和一個後來 Keepnews 自創的 Milstone）再版發行爵士樂；他也記得這一段日子，獨立廠牌和行銷商的美好時光。「

我們給予新的藝人起步的機會，我們實驗著主流廠牌不怎麼有興趣的音樂，雖然我記得 Victor 四〇年代末出過（Dizzy Gillespie 的）喇叭大樂隊，但基本上是我們在冒險犯難。獨立音樂廠牌由樂迷持有、由樂迷操作。一個狂熱者搞了個廠牌出來，純只是為了那份創造音樂的狂喜，壓根兒沒想過要賺錢。」

那麼，Keepnews 是否循著 Weinstein 的方式，旅途奔波地推展 Riverside 呢？

沒有必要，他說，因為他和他的夥伴 Grauer 曾一起發行爵士樂雜誌 The Record Changer —— 對當時的行銷系統瞭如指掌。這個雙人組以三個走爵士樂路線的行銷商起家，一在紐約（第一大爵士樂市場），一在洛杉磯（第二大爵士樂市場），一在芝加哥。Keepnews 追憶當年，芝加哥的行銷商是 K.O. Asher，他只賣爵士，一手掌握整個中西部的獨立廠牌行銷。Asher 在底特律、克里夫蘭、聖路易等幾個城市，雇用當地的業務員；他們的工作地盤最後都被六、七個不同的行銷商接手，因為連鎖唱片公司使得專賣店黯然失色。

在南加州，Riverside 的行銷商由 California Record Distributor —— 後來是 Contemporary Records 的創立人 Lester Koenig 所有。CRD 只是當地許多的行銷商之一，這種現象如今已難得一見。Keepnews 說，「現在很少聽到了，那句美妙的話——『敬從遺命，如期照辦』。這句話點出了行銷商之眾多爭鳴的現象。如果覺得行銷商辦事不力，你大可東西收一收，馬上換去別家。競爭產生有力的

行銷。」

Kaffel 也同意。他提到當年的洛杉磯，沿著一條華可大道（後改名唱片街）各色的獨立行銷商，櫛窗林立不只三十家。「假如行銷商開出來的條件不合理，廠牌永遠有機會抓起成箱的唱片就往隔壁或對街搬。」

Kaffel 在 1957 年同他的生意夥伴 Jack Lewerke 開設行銷公司，從較為爵士與流行的方向著手，最後掌握了所有主要獨立爵士廠牌以及 Chess/Checker、Motown 等公司的行銷。他們秉持顧客至上的原則，從頭到尾監督推銷、行銷與廣告，雇用有實力的業務員，不只充份了解市場，並與小型的零售店保持個人關係式的來往。1964 年再開另一家行銷公司（Merit），握有 Atlantic/Atco、Elektra、Stax/Volt、Philly 等許多優秀的獨立廠牌。

不過，到了六〇年代末，Kaffel 說，他和 Lewerke 都知道獨立廠牌行銷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了盡頭，「我們的中堅廠牌漸漸流失——被主流廠牌買走，他們有自己的行銷體系。所以，一旦 Blue Note 和 Pacific Jazz 變成 Liberty 的、Atlantic 變成華納的，我們就覺得非得說離行銷事業不可了。」他們在 1969 年將整個行銷帝國賣給了 Milwaukee 的 National Tape Corporation。

兩年過後 Kaffel 結束退休，加入 Fantasy（1967 年被 Saul Zaentz 和一群合資人買走，包括他自己）。身為執行製作、之後是 Fantasy 的總裁，他將公司的未來設定為「目錄式的廠牌，不斷買進他過去曾



圖為 Therapy

經行銷過的獨立廠牌。不想再將廠牌的未來下注在另一個 C.C.R. 式的成功故事上（一個六〇年來的搖滾圈，其罕見成功使得 Fantasy 有足夠的資金買下所有的廠牌），Kaffel 選擇做「可預期、確實的事情，譬如一些被證明歷年來銷售不穩的唱片。」CD 市場剛剛起步，經典藍調及爵士熱力再現，再加上 Kaffel 的行銷革新（雙專輯的「雙層」新包裝，低價位的「早期爵士經典」保持原有封套、唱盤中央的設計再版發行），都證明了這項策略確是天才橫溢的一筆。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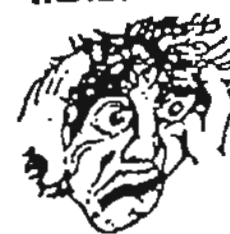


圖為 Stone Temple Pilots

七〇年代草根音樂

民謠變流行了

HEADACHE



當 1970 年最早的兩張唱片壓出來的時候，我們打電話給當地一家手上有 Delmark 和 Arheolie 的行銷商，他們說他們沒興趣。我們當場呆在那裡。」Rounder 試圖將唱片直接送去唱片行賣，但那些零售店告訴他們，找著了行銷商的時候再來吧。

現在，草根音樂的沃野，早就被過量的獨立廠牌開墾殆盡，其間有 Rounder、Flying Fish、Alligator、Shanachie、Green Linnet、Xenophile、High Tone、Blind Pig、Black Top、Ryko Disc、Sugar Hill、Red House、Antone's/Doa、Oh Boy、Watermelon、Deja Disc、Putumayo、Compass、Little Dog、Folk Era、Bohemia Beat、Omnium、Canyon、Azure、Big Mo、Maggie's Music、Schoolkids。雖然現在他們仍將在猛攻進貨預算的零售商的貨架上，奮力佔住一隅角落，各獨立廠牌彼此之間還得為主流廠牌分剩下的百分之八的市場繼續頭破血流競爭，他們的早期歲月真的是路途坎坷。

「二十年前 Shanachie 剛成立，」副理 Randall Grass 說，「大部分的獨立行銷網路都走流行路線，經銷 Motown、Arista、A & M 等主流廠牌，而主流流行音樂則是他們的衣食父母。當 Rounder、Alligator、Shanachie、Flying Fish 開始製作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草根音樂時，這類的行銷商多半興趣缺缺。就拿 Shanachie 早期來說，幾乎是用哀求的。不過後來漸漸有一些行銷商，其走向較接近我們知道會有聽眾的非流行音樂——當初就是這些聽眾，才會有人想搞這些獨立廠牌。」



圖為 Hole

以興趣，絕大部份是因為獨立廠牌迫於需要，行銷工作自己一把抓的關係。召集了多家一樣打不進新英格蘭市場的獨立廠牌，Rounder 總算如願以償：挾持一張 Leo Kottke 的唱片、一張藍調傳奇 Fred McDowell 的 LP，還有各家的各色民謠、藍調、藍草唱片全面反攻，那些零售店終於點頭說好，起初只是生活與工作的集合，Rounder 在家中間供三人輪流弄飯吃的地下室裡，幹起稍具雛型的郵購行銷系統。送貨系統也相當原始，在芝加哥的 Tom Diamant（後來創立加州的 Kaleidoscope 唱片），開著一台行李箱裝滿唱片的計程車，趁搭乘客之間的空檔卸貨。

獨立行銷「網」能夠建立固然有利，但是事情並不像想像中那麼美妙。七〇年中期，主流市場約由兩、三間行銷商瓜分，彼此間的競爭導致了掀起滿城風雨的「越區送貨」戰——大家都偷偷

的滲透別人的地盤。「毫無共濟之心可言，」Irwin 說。

對於 1975 到 1980 年間興起的獨立廠牌而言，Rounder、Flying Fish、Alligator 打下的基礎，已經沒有利用價值。Edward Chmielewski 在 1977 年創立以獨立藍調為主的 Blind Pig 廠牌，如同大部分的廠牌持有人，他覺得那好比在做愛心事業：「我好迷這些音樂，就想說（可能很天真吧），我們要把我們認為很棒的音樂做成唱片，然後大家也都會喜歡這些唱片，然後我們就能夠在一年之內靠賣唱片維持生活。結果直到十年之後，我才第一次有使用支票的機會。」



至少，Blind Pig 還有一些行銷方法可供選擇。「老實說，那時的機會還是比現在好得多，」Chmielewski 說。和 Flying Fish 的合作關係提供 Blind Pig 遍佈全美的十五家行銷商；一年之後，Blind Pig 終止合作，自己找了六家行銷商經銷。「從八〇年代開始，許多行銷商不是破產就是被更大間的買走。現在盛行的是兼併和全國性行銷，獨立廠牌們面對行銷商時挑都沒得挑，只能掉頭。」

正如 Irwin 指出的，大部分獨立廠牌在九〇年代初時，都小心翼翼地將雞蛋似地想將產品轉成全國性的行銷，「尤其是許多行銷商常常延期付款。」但這是承擔兩、三個結構、而導致倒閉的行銷商的財務危機，可不同於把所有的資源託付給單一的中間商。所以即使全國性行銷廠牌已成為九〇年代末的通行貨，像 Blind Pig 之類的廠牌仍然不願簽下這種獨佔的買身契，「我們會待在旁邊等待這一陣的騷動塵埃落定。」Chmielewski 說。

音樂取向極廣的 Shanachie，是第一個冒險一試全國性行銷的大廠牌。「因唱片得以上市而雀躍，對我們來說並不够，」Grass 說，「這種獨佔的商業協定，可以讓宣傳與送貨更有效、整個行銷的步驟更一致，運作方式一如主流廠牌，但是錢與權力的使用則不同。我們不想再永遠只靠出錢出力作了。並不是說我們今後任由暢銷單曲左右，而是我們可以在商業電臺上播放了、可以史無前例創出兩萬、十萬張！」



Irwin 自稱 Rounder 早就未卜先知，兩年前即夥同 Ryko Disc 成立一間全國性的行銷公司 REP，後來雖然股份被 Rykodisc 買走，Rounder 仍舊冒著風險又成立 DNA 公司。託付一生給全國性行銷，這股潮流真的會為獨立廠牌帶來好處嗎？無法仔細考量到底是哪一項，但是相信音樂本身、宣傳、電臺與錄影帶的好處，Irwin 指出一件事實：Alison Krauss 的 < 終於找到你：精選集 >，甫由 DNA 全國性行銷一個月，在短短的五個月之內即賣出一千四百萬張。的確，對於那些血統純正的獨立廠牌，唱片事業早就變了味兒啦。

1 970 年當 Ken Irwin、Bill Nowlin、Martin Leighton 合組 Rounder 唱片公司的時候，推出一間獨立的民謠和綜合音樂廠牌，絕對稱不上是空前的創舉。諸如 Folkways、Arhoolie、Delmark、Vanguard、Elektra、Fantasy 等廠牌皆已屹立多年。但是由於嬰兒潮一代對草根音樂興趣大增（同時期的搖滾樂幾乎是企業化營利中心），有心傳播藍草、藍調、賽爾特音樂的人，就不得不找出個方法，好讓唱片送到聽眾的手裡。

「對於如何行銷唱片，我們根本茫無頭緒，」Rounder（位於劍橋）的 Ken Irwin 說，「

八〇年代獨立搖滾風潮

從滑輪板到交易廳



雖然大型企業一直操控著唱片工業，流行音樂背後真正的舵手，畢竟還是獨立廠牌。一次又一次，獨立廠牌興起，填補主流無心顧及的隙縫。八〇年代的空虛，要在龐克和後龐克搖滾的音樂革命裡尋找——它花了整整的十年才成為主流。

七〇年末龐克在英格蘭竄起，美國的主流唱片公司根本不曉得該如何應變。當 Clash 和 Police 在美國開始發行，其他的、尤其是英國的獨立廠牌就鑽準機會趁虛而入，其中有許多仰靠獨立進口商和行銷商橫越大西洋。最大的一間進口商 JEM 早在七〇年末就做起前衛搖滾的進口業務；不久之後，其他的獨立行銷商如 Importance、Greenworld、Dutch East India、Caroline 也紛紛跟進。

「英格蘭後 SexPistols 的音樂復興，」RED（最早叫做 Importance）的研發部副理 Alan Becker 說，「就像當年我們的父母的貓王和搖滾樂。從 the Clash 到 Gang of Four 到 Buzzcocks 到 the Cure，所有英格蘭發生的一切都在動作，音樂對我們來說就像興奮劑，而 JEM 是全美國唯一有在進這些唱片的公司。需要有了，音樂也有了，接下來生意就出現了。」

進口商引進了偉大的英國廠牌諸如 Rough Trade、4AD、Mute 出版的唱片，以及不容易看到的（已被主流簽走的）DuranDuran 和 Depeche Mode 的 EP、單曲小唱片。隨著新一波的英國音樂大舉入侵，這些公司靠著進口生意飽賺了一筆。

接下來可想而知，主流唱片公司聽風辨位立刻採取行動，以便保住它的音樂事業，它的工具是：1976 年著作權法的第六〇二條款，明令禁止平行輸入——禁止進口國內已有的唱片。主流公司從兩個方向利用這項法案：第一，

開始代理英國的唱片（譬如 Sire 代理了 Rough Trade 的 the Smiths、Mute 的 Depeche Mode）。第二，他們宣布只要有在美國簽約的藝人的所有出版品，不管國內到底買不買得到，都構成平行輸入。

這帶給唱片進口商莫大的困擾，「真像是燙手山芋，」Caroline 的產品行銷經理 Ashley Warren 說，「進口的團能賣，我們當然高興，但是必須時時提高警覺，一個團可能今天還是獨立廠牌、明天就被主流簽走了。最可惜的是，那往往正是一個團處於

巔峰狀態的時候。」
獨立行銷商彌補這種損失的辦法有兩種：第一，把重點放在美國的獨立廠牌上，之前他們只佔很小的部份。這些廠牌皆年輕、作風前衛，像是洛城的 SST（Black Flag、Husker Du、Meat Puppets），芝加哥的 Tough & Go（Meatmen、Butthole Surfers）和明尼波里的 Twin/Tone（Replacements、Mekons、Fleelies）。校園電臺也不約而同地大力擁抱這些廠牌，在死氣沈沈的主流搖滾、後迪斯科音樂市場裡，發掘了一股生氣蓬勃的另類清流。

「我們要有東西賣，要養得活公司，所以才開始注意到美國的獨立音樂場景，」Becker 說，「一切都是生存所逼。」

第二，行銷商自己創立自己的獨立廠牌：例如，Importance Relativity（Scruffy the Cat、Alien Sex Fiend），Caroline 的 Caroline（CabaretVoltaire），DutchEast India 的 Homestead（Dinosaur Jr.、Salem 66、Live Skull）。

根據 Barry Tannenbaum（Dutch East India 的持有人）的說法，本土的地下搖滾之所以興起，都該歸功於機緣巧合，「因為不能再做進口，剛好美國的獨立音樂正起步，我們就轉移陣地，在五年之內將進口事業完全撤手。JEM 以及 JEM 之後的進口商，都有共同的覺醒：我們需要新的、不同的東西，不要再聽主流的那些垃圾了。」

靠著大型行銷公司的支助，Homestead 對初興的獨立搖滾影響深遠。曾任職 Homestead、現在是 Spin 音樂雜誌執行編輯的 Craig Marks 回憶，「當時有好多我們很想簽下來的團，卻沒有半個競爭對手（如果有，那就是 SST），現在聽來好像很詭異，那個時候才見怪不怪呢。所以當 Gerard Cosloy（Homestead 的老闆）交涉 Steve Albini、Naked Raygun 或 Nick Cave 的時候，根本沒人來搶。不久之後當然就有了，在大家漸漸了解到這玩意兒大有賺頭之後。」



Homestead 在 Cosloy（後來接掌 Matador，旗下有 Pavement、Liz Phair、Jon Spencer Blues Explosion）主持之下欣欣向榮，「一開始，我們的目的僅在於幫這些獨立廠牌，從來沒想過要真正成為一個廠牌；但是應樂迷的要求，

唱片也賣得不錯，我們就想說，好吧，我們就做個有模有樣的廠牌吧！Homestead 走過十年，流傳下來一句話：這個點子當時聽起來還不錯嘛。」

但是對 Twin/Tone 等廠牌來說（本身不是行銷公司），脫離進口事業這碼事，是福也是禍。Twin/Tone 總裁 Paul Stark 就說「行銷商變得付不出錢，他們原來是用進口賺來的錢抵消支出的；有些公司甚至倒閉，欠了我們好多錢。」

Twin/Tone 畢竟還是撐了下來，他們在 1987 年和 A & M 做了一筆不錯的生意：主流廠牌可以任意揀選最好的唱片——Soul Asylum 是第一個。當「另類」音樂越來越好賣，Twin/Tone 也像其他獨立廠牌一樣，發展成培育未來的熱門金唱片的花床。又一次地，主流廠牌一旦感覺到，就會更進一步想分一杯羹。

Stark 毫不諱言，「任何還不錯的獨立廠牌，都會變成主流廠牌的後備部隊。對我們而言，唱片能賣到一百萬張可是破天荒的。若想成功，就要依賴主流廠牌幫我們推展某部份的旗下藝人。」

雖然 Twin/Tone 依舊獨立不懈，在八〇年末，許多行銷商、獨立廠牌都變成主流唱片公司的囊中物。

事已至此，Stark 還是努力辯稱主流與獨立之間本質上的不同：「目的就有差別。主流廠牌只在意現在，這個不好賣就換別的賣；我們的眼光則放得比較遠，我們持續開發的工作。」

今天，我們曾經（或仍然）稱之為「另類」的音樂，幾乎通通被主流整合收編了；由主流廠牌帶領下一波獨立音樂風潮的那一天，還要多久？



獨立廠牌四十年

創立於 1981 年，Tuff City Record 的老闆 Aaron Fuchs 老愛誇口說：「我是紐約市 100 街以南，第一家饒舌音樂的獨立廠牌。」而且，他補充道：「好幾年以來，我都是節奏藍調的樂迷和收藏狂。」在事業開始時，他發現以前迷 doo-wop 的小傢伙與現今拿著饒舌音樂帶子亂跑的是同一幫人。「我老實告訴你，當我一聽到饒舌歌時，我骨髓都軟了。那是對於文化活力聰慧體會後的音樂，你知道，哈林區是數十年來世界黑人音樂的策源地，現在又發生一次了。」就像八零年代初許多有著企業進取心的年輕人，他投入遊戲，而越投入，就越愛它。

剛開始的八零年代，饒舌音樂廠牌，多是幾家充滿手工味的：Tuff City, Tommy Boy, Profile, Sleeping Bag, Select and Next Plateau。隨著 Tuff City 的擴張，許多原本搞迪斯可與流行樂的人，都覺得這是機會，因為那時的大廠牌（或許被種族主義所蒙蔽了）認為饒舌不過是黑人音樂而已，因之卻步不前，少了大公司的競爭，企業青年更願意投入了。

「早期饒舌音樂工業離主流廠牌企業化的經營是很遠的，更本算不上是企業，只能算是街頭買賣。在七零年代晚期，一些搞饒舌音樂廠牌的人全是些罪犯、逃稅者的傢伙，別提他們有什麼企業合法經營的概念了。」老闆 Fuchs 如是說。

這個結果是，八零年代出爐的一些音樂帶讓剛投入獨立場牌的罪犯們看到希望，這種重要的轉變，使得第二波饒舌音樂從街頭買賣變成真正的獨立廠牌，在八零年代中期變成企業，而在八零年代晚期變成主流廠牌。Fuchs 自己就在 1984 年與 Epic/CBS 簽了合約。但合作沒多久就吹了，Fuchs 回憶說：「合作的結果使我更深信要搞獨立場牌的信念。在你是個企業新手時，每次發現一個賺錢的寶貝，他們就會叫我去念初級班，叫我坐冷板凳。」

第一個與大廠簽約的饒舌藝人是 Kurtis Blow。他 1980 年代的單曲 <The Breaker>，也是第一張有「執照」的黃金饒舌樂專輯。這張專輯的錄音師 J.B. Moore 說：「二十二家裡有二十家公司拒絕我們。」。「而後來我們之所以又簽了 Mercury，是因為一個來自英國的 A & R 傢伙說寶麗金會從英國賺回損失。」

八〇年代起來的獨立廠牌最後不是倒閉，就是與主流廠牌簽約合作。Fuchs 則靠著地方性的銷售維持下去。「不能再玩下去了，因為饒舌已經變成一個大事業，主流廠牌甚至都覺得紐約不能領導時尚了。」Fuchs 說。這意味著，主流廠牌已經寧願犧牲紐約的利益，停止訴訟海盜版的侵權行為，讓在 125 街上流竄的海盜版成為推廣的工具，這比上電台花費的少。這時候，滿街的海盜版，更不是獨立廠牌玩得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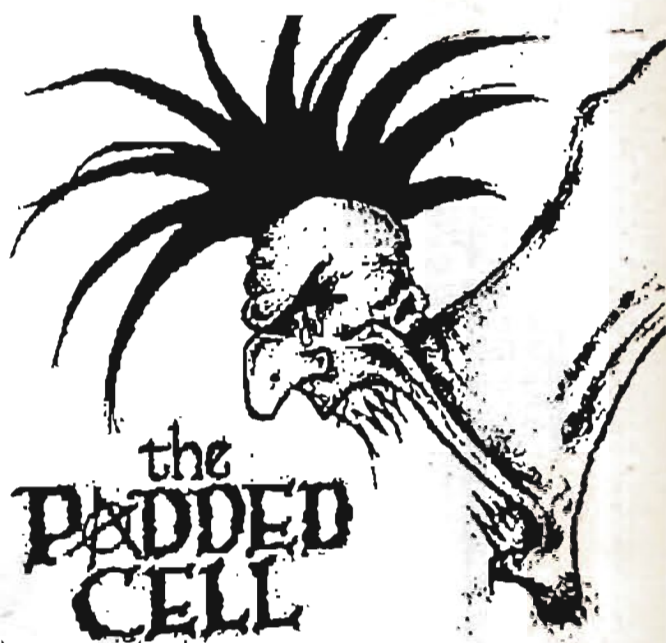
曾經幹過導演、饒舌樂手、藝術家和電視音樂節目主持人的 Fab - 5 - Freddy 最近開始搞了個 Pallas Record 廠牌。他強調串連 Hip - Hop 文化與饒舌音樂獨立廠牌的場景。「獨立場牌的精神，傳統上就是比較接近大街的、比主流來得更有創造力，因為人少事專。像 Def Jam, Tommy Boy, Select, Profile 這些獨立廠牌，就



街頭小霸王

— Hip Hop

譯寫/黃小茜



有能力簽饒舌樂團，製作、錄音、發行，如願地以藝人想要的方式出現。我自己這個廠牌 Pallas Record，從製作、宣傳、和市場推廣全部自己來。它讓我們有機會每個步驟都親手來做。我們六個人擠一間小辦公室，其中還有人就睡在這個音樂生產出來的地方，大家都沒有企業管理的經驗，但是他們有對於音樂和好品味的經驗。我們都沈溺在自己搞出的音樂裡，但不是到每間學校去宣傳，走來走去也不過方圓百哩，如果你要認真玩饒舌遊戲，就不能坐著等待雜誌上告訴你，因為那就太晚了。」

Byan Turner 在 1985 年創立了 Priority Record，今天，他是唯一百萬銷售記錄，存留的饒舌獨立廠牌。「剛開始，」Turner 說：「也許是利益沒讓主流廠牌看見，他們的市場策略一開始就不瞭解饒舌音樂，饒舌不是從六〇、七〇年代過來的音樂買辦可以理解的，他們的耳朵聽音樂只注重旋律，但他們想要插手，就必須瞭解貧民窟社群的文化。剛開始他們可能沒注意，後來是根本不喜歡，他們覺得饒舌是某種有點跳舞感、還有點節奏的樂種，他們完全搞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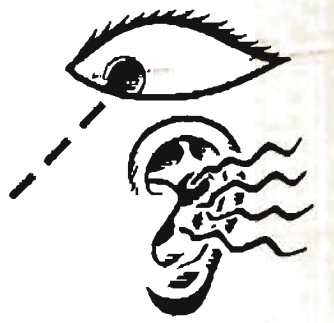
到了八〇年代中期，主流廠牌不能忽視饒舌的潛力，不管喜歡與否，因為饒舌賣錢。「他們第一個嘗試是建立自己的廠牌，找了些自己的人來做發行、管理，想要像街頭廠牌一樣立起聲譽。無論是 EMI 還是 Motown，都想花筆錢，然後賺回來，但老是搞不成，最後只能從有經驗的獨立廠牌中挖角，Tomy Boy 被買走了，Select 與 Elektra 合作，Plateau 投靠寶麗金，Def 加入新力，現在全都是寶麗金的了。這就是晚期 80 年代發生的事。」

當 Tunner 在 1985 年創立 Priority，西海岸完全沒有饒舌音樂廠牌。Ice - T 大概是舊金山唯一有點知名度的團體。「1988 年我們簽下 N.W.A，賣了百萬張，那時完全沒有電台幫忙，靠著街頭宣傳零賣和一家一家零售店兜售。那時對饒舌樂的渴望幾乎是飢渴的，而我們完全沒有競爭對手，幾乎來不及賣。」Tunner 說。那時，大廠都跑到 Tunner 的辦公室，手上拿著大筆鈔票。為什麼 Tunner 沒將 Priority 賣掉呢？「當你沒錢時，有人晃著一兩百你都會心動。但我們才開始賺錢，而搞饒舌獨立場牌的朋友與主流唱片公司合作之後都慘不忍睹，你會怎麼想？如果有點企業腦袋，就會知道，獨立廠牌搞的是走地下道，一步一腳印，而主流唱片公司老愛走高速公路，怎麼和得來？一個小公司，反應靈敏，應變極快，有次我與幾家大公司老闆談天，我問要如何將我的產品最快地送到零售店，他們回答說：喔，上電台比較好。我才不會與大公司合作呢。我開始搞自己全國性的電台宣傳計畫，搞自己的行銷隊伍，他們唯一能提供的就是錢，對我生活沒什麼幫助。能改變我生活的要找到適合自己的，其他，我不能做，也不會做。」Tunner 如是說。



獨立廠牌四十年

搖滾之後下一個呢？



—全新的後叛克時代

譯寫 / 黃小茜

九〇年代地下音樂蓬勃發展，使得聽音樂的人、評論者，都難以界定新出的許多音樂種類，例如 Ethno - ambient、world fusion、ambient noir、第四世界等等。因為更本找不到形容詞。從八零年代「新世紀」音樂廢墟中昇起的九〇年代後叛克的美學，是許多樂種、電子樂和各地文化雜交的結果，快速地擴充著音樂詞彙。新的聲音透過正想抓住機會的獨立廠牌而出版，而這些音樂也正是主流或是現存獨立廠牌仍然忽視的。

雖然看起來，音樂蓬勃的現象像是一晚上就冒出來的，但是，其實過去十五年來，後叛克音樂都在穩定的增加。八〇年代中期，Trangerine Dream 和 Peter Baumann，就看準了此種潛力的實驗樂種而成立了 Private Music 廠牌，第一張選集由 Trangerine Dream 和另外兩人 Patrick O'Hearn、Sanford Ponder 共同製作，決定了音樂上偏樂器表演的方向。在九零年代初期，還一度被 BMG 買下，無論如何，Private Music 還是遵守著主流廠牌的思考模式，它音樂的方向在電子樂和大眾口味（例如 Yanni）中遊移。

1985 年，Stephen Hill 創立了 Heart of Space，Stephen 善用他在電台搞法作為他發行音樂的準則。HOS 為許多電子樂器手和虛擬原音（electron - acoustic）的作曲家開啓了接觸群眾的大門，而這類型的許多專輯被稱為「空間音樂」（spacemusic）。它早期的出版名單中包括了 Constance Demby、Robert Rich、Kevin Braheny、和空間音樂家 Michael Searns。今天，HOP 旗下擁有三家的廠牌，World Class（二十一世紀的傳統音樂，如 Gino D'Auri）、Fathom（宗教儀式性的黑色 ambient，如 Suspended Memories）、和旗下最暢銷的電子音樂廠牌 RGB。

以同屬一個組織，亞歷桑納洲為本營的廠牌 Celestial Harmonies、Fortuna、Kuckuck、Black Sun 早已發行有年。從 1979 年開始，老闆 Steve Roach 發行各類與種族相關的音樂，無論是電子樂（Jon Mark）、虛擬原音（David Parsons）、還是原音的（R. Carlos Nakai、Paul Horn）。在他們變流行之前，他們也發行一些葛利果聖歌和民族環境音樂（ethno - ambient）。最近，Celestial Harmonies 愈來愈世界化，今年也發行



了第一張伊斯蘭的回教音樂。在美國和德國設有分公司，向全世界發行。

八零年代受創的一些廠牌，進入九零年代以後，以更多元和堅實的面貌出現。澳洲為主的 Extreme 在 1985 年以一支地下磁帶發行所建的廠牌，兩年後換主，由 Roger Richard 接手，1989 年後，他們發行超過 30 張 CD，包括 Sinjuku Thief、Jorge Reyes、Vidna Obmana、Paul Schutze、Mo Boma 等等，多元的發行策略使得他們吸收了各種音樂形式：環境、世界、搖滾爵士音樂等。他們放眼世界，現在的 Extreme 在澳洲、德國和加州都有公司。

Sam Rosenthal 在十二年前創立了 Projekt，作為發行他個人專輯的行動，憑著他對浪漫 / 哥德音樂的熱情，他發行了一系列有著同樣癖好的藝人。後來，Projekt 進入了電子音樂的場景，發行了 Steve Roach/Vidna Obmana 的合集 <Well of Soul> 和一張 Vidna Obmana 的 3 - CD 環境音樂三部曲專輯。Projekt 的 <黑潮>（Blackwaves）系列的發行，是很重要的，它使得更多的藝人投入靈幻哥德、新古典電子樂、浪漫流行樂和其他雜交的樂種。就像另一個黑色工業的廠牌 Sweden's Cold Meat Industry，這些音樂的幽暗悚

然常常參考了種族和古典的貢獻。

歐洲是前衛音樂的發源地。波特蘭的 Soleilmoon 發行了一些像 Rappoon 的電子實驗樂，最有名的是 O Yuki，多產的 Muslimgauze 等等，也在國內和世界上發行。例如在阿姆斯特丹的 Staalplaat（阿姆斯特丹當地的一家廠牌）。像 <黑潮> 一樣，它的系列非常密集，但集中在實驗樂領域，是新音樂重要的出口地。

1986 在舊金山成立的 Silent Record，也是一個重要的實驗樂出口地。延續著環境工業音樂的血脈，例如 Jeff Greinke 和 Jorge Reyes 等藝人的作品。現在他們的興趣轉向環境音樂，儼然成為環境音樂的教父。但是仍然增加許多次廠牌作為發行他種音樂的根據地，如 Flask（專發 techno）、Furnace（專發工業）、和 Sulphur（專發流行樂）。

City of Tribes 剛開始專發迷幻，九零年代則發行了 <Lights in a Fat City> 和 <Trances Mission> 比較偏幻魅舞曲和環境音樂等專輯，透過旗下另一個廠牌 Zoemagik，專搞一些 tribes/trances - dance 的專輯，例如 <Beast of Paradise>。Zoemagik 也試著擴張浩室（house）舞曲的領地。相較起來，City of Tribes 對待電子樂的態度，

像是在專注於 ethnic fusion 時用的調味料。值得一提的是 <Trances Mission> 賣的不錯，而這些的確造就一些新的藝人、新的計畫的投入與產生。

十年前，Moby、K - Collective（現在他們改成 Brand New Heavens 團名）、Count Basic 等等，開始做了一些 techno 和 acid - jazz 的作品。當初的公司就是 Instict Record。Instict Record 現在開始成立了一個次廠牌 Instict Ambient 上線到環境音樂的場景裡，每月定期推出不同藝人的作品。這個次廠牌比較偏向沒有舞蹈幻覺的 trances 音樂。現在，他們正計畫代理 German Fax 公司旗下的 Pete Namlook 每週（嚇人地多產）的錄音或與人合作的作品發行海外。最近他們自己則發行了 Adham Shaikh 和 Terre Haemlitz 的作品。

Caroline Record 在環境音樂合集的成功，使他們決定要建立一個專注舞曲和科技知識的新電子樂，在 1993 年成立了 Astralwerk，發動一個流動的 DJ 台的形式，（這有點像一個專搞表演的公司，也就是所謂的 promotion group）。旗下藝人 Brian Long 和 DJ Reese Purcell 帶著他們的音樂到街上，在馬路上建立知名度。因此，Purcell 還在全國各地開始了現場表演，這使他獲得了響亮的名號。現在 Long 和他的新伙伴 Peter Wohelski（Trip 同仁誌的編輯）、Amanda Pearl，專搞市場行銷，繼續發展這種成功的冒險。這也生產出一些藝人專輯，例如 Spacetime Continuum、Freakly Chakra、及將要出新片的 Tranquility Bass CD，還有最近成為風尚帶領人的 Future Sound of London。

同樣是發跡於馬路上的 Steve Levy，自從主流廠牌拒絕他參加 80 年代晚期英國的瑞舞（rave）所帶回的音樂後，自己就成立了一個新廠牌— Moonshine Music。現在在洛杉磯專搞 techno club 和 rave party。到 1992 年止，這家廠牌共發行了 50 張專輯和 40 張單曲，包含了許多記錄了街頭樂種（acidjazz, ambient, trances, trip hop）的合集。現在在美國和歐洲都有分公司，而它的發行交給另外兩家較大的廠牌 City of Angels 和 Rising High 來做。



獨立廠牌四十年

誰在意獨立搖滾？

主流廠牌有什麼沒有的？

完結篇

譯寫/黃小茜

到了1995年，獨立廠牌還有屁用嗎？當The Jon Apenser Blues Exposition 即興演奏著解構、遠離歌唱形式的、沒有貝斯的藍調時，或者The Boredoms 變成噪音的怪獸、作幾乎無固定形式的表演，或當Sonic Youth 新專輯中，有著商業電台絕不會播放的冗長噪音時。以上三個例子都是主流廠牌所出的（分別是Matador、Reprise、DGC）。

十年前，Sonic Youth 和 Spencer 的舊團Pussy Galore，還由一些獨立廠牌推銷進入髒亂破舊的貧民區，憑著口碑、校園電台、音樂同仁誌和辛苦的美國歐洲巡迴演唱會而促銷。今天，Sonic Youth 是今年夏天Lollapalooza 演唱會的首席表演團（其名次還排在許多獨立廠牌樂手之前，包括了Hole、Beck、Pavement、the Mighty Mighty Bosstones、Jesus Lizard 等團），Spencer 則展開了主流廠牌為其造勢的巡迴表演，甚至到了好萊塢，在一個座位1200的「豪華皇宮」裡表演。

這些完全沒有電台甚至是在MTV上曝光的宣傳。進入九零年代後，買知名度的方法大有轉變，這是沒錯，但不意味著餓狗會等著肉包子從天而降。舉例來說，一家大廠牌看上LL Cool J，簽了約，在沒有任何宣傳下，很快就賣出千張。為什麼大公司會看上只有三張的單曲，出了舊金山幾乎沒得賣、而且幾乎得罪光所有電台主持人的傢伙？

有人說這全是因為Nirvana 和 Green Day 走紅的原因，讓大廠牌公司突然察覺到：永遠有一些苦哈哈的樂團像水龍頭般的冒出，這股壯大的地域性運動總是有些賣點吧。但別忘了，Nirvana 和 Green Day 當時也苦練著三分鐘長度的流行音樂，很難解釋他們為什麼會像出線的賽馬一樣，在叫價的戰爭脫穎而出？

現在大概很難想像A & R的作為，你會說：這是有歷史以來最矛盾的產物。嘿，想清楚點，現在的獨立廠牌不但被認為是一種新樂種的來源，而且跟AAA 職棒一樣賺錢，想想以下這些關係：時代華納投資Sub Pop 了大筆金錢，（而SONY 買下了Relativity），獨立

廠牌早就很難獨立了，他們如今是到大時代的過渡站，一個儲藏大街活力而能產生混種金曲的地方，或者，至少，他們不會賠錢。

舉例來說，除了一些有手段霸佔MTV的大廠牌外，主流音樂如流行/舞曲/饒舌舞曲/成人音樂等已經在MTV上愈來愈少見。因為流行音樂製作成本高，宣傳更驚人。花個上億並不稀奇。的確有製造超級金曲的潛力存在，但是案子採取這樣的宣傳造勢法，如果無法而製造大眾共識或幻想，就會敗的一塌塗地，沒人會買，從架子上消失就好像未曾存在過。而如果大廠找個比較不流行又有著獨立廠牌經歷的藝人，算準了價碼，很快的錄音完畢（就像「低傳真」（low-fi）的死忠支持者，錄音技術其實不用太好），然後賣出，至少有一大群不屑主流廠牌的樂迷們會帶回家當收藏品。獨立/主流合作後，所帶來的知名度，會吸引媒體注意他們是否有什麼新冒出的明星，或者成為釣釣那些還沒成名藝人上鉤的餌。

事實上，有些樂團像Jesus Lizard、Boredoms，現在都有個像Phil Collins 或 Mariah Carey 的房子，讓些主流廠牌看到再小的錢也是利潤。所以留給獨立廠牌的，只有給一些「專家」們的特殊樂種，例如ethnic music、world beat、dancehall techno、industrial（連翻譯都很難的音樂）。（以前在主流廠牌風光的Foreigner、Kansas、Jefferson Starship 這些現在可能都輪到獨立廠牌來出）。音樂在這裡，完全建立在聽眾的支持上，而這有賴老死忠迷們嚴格地守門，才能一直保住志同道合的基本人數，讓主流廠牌沒興趣吸收這些高度主動、教養純正的樂迷們。Rounder、Shanachie、Malaco 還有些歷史悠久專出少數民族音樂的老廠牌，非常知道他們自己的能耐。如果沒有被大公司買走，他們能夠在市場保有一席之地，比每月出20張不同專輯的主流廠牌還多產。

但對於搖滾本身，七〇年代敞開的大門現在卻關閉了。Rough Trade 的老闆回想起叛客時代矚目初期，Jon Savage 在其書《England Dreaming》裡的話：「如



果我們自己能夠出版Clash 或Pistols 45 轉的黑膠片，我們就可摧毀主流大廠。這些團沒有必要灌唱片，但他們做了，因為有這個需要。」的確，對於在七零年代開始衝鋒陷陣的叛客先鋒們最大的諷刺就是：以前光是看到他們醜陋的頭髮，就被禁止進了電台和零售店，因為那時全是主流廠牌的轄區，而現在只要這樣的東西變流行了，主流廠牌就正大光明的買下發行，而這無關什麼勢力的建立另類體系。

儘管像Fugazi 廠牌已經成功建立了真正獨立的城堡，也是例外而已，而非通則。企業家們仍然努力地製造和推銷產品——特別是今日數位化的錄音技術和出版愈來愈大眾化時（現在只要有DAT 的磁帶就能在家灌錄自己的CD），而且所需一切魔語都在資訊高速公路上。也許有一天，所有的廠牌都過時了，因為所有的案子都可以自己進行製作、生產、推銷，而且保有百分之百的利潤。但是現在，基進之聲只能在一些有著幻想的冒險家手裡繼續，這個念頭也許可以使得我們略為寬慰。



獨立廠牌四十年



東海台研社小檔案

1991年自東海人間分組而出的台灣文化研究社，社員雖然大致與人間的成員重覆，也常在活動中扮演支援人間的角色，但四年下來，台研社已逐漸從文化批判的思考脈絡下，摸索出自己的路。

在九月份台研社發行的新生特刊「思想枝」裡，它提出了從研究台灣、研究文化，到研究台灣文化做為「台灣文化研究社」的簡介。所謂研究台灣是希望能透過對歷史的審視與重新詮釋，找回屬於不同族群、不同階級的記憶與立足點。而在現今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文化已成為一種被工業化量產的立商品，所以希望能藉著批判文化工業，找到文化的新出路。「唯有行動才能促成改變」，台研社除了批判不義的壓迫外，也積極尋求可以介入的施力管道。看起來頗為嚴肅，但也透露了台研社自許的使命感。

不過相較於嚴肅的使命感，轉而將著力點放回校園內，從學生周遭最切身的議題、甚至從文化背景的脈絡來解讀校園現象，可能是台研社此次介入相思林事件的用意之一。相較於人間從校方的黑箱作業、決策過程粗暴等問題著手，台研社則希望不止於此，而能將之放回學校的發展脈絡來談校園內的空間規劃，甚至是當初東海大學的創校精神。

從廣泛的弱勢關懷到校內的動員，台研社的未來圖像，就有待現有的社員來描繪了！



(圖/黃孫權)

相思林的哭泣，

你是否聽到？

從去年東海大學的相思林事件，從爆光至今已逾五年了。

五年來，在東海校園內，遊行抗議、集會、示威、甚至校方直接的拆樹，正所謂步步進行皆驚。此間有學運的悲劇，也有「拆樹」的悲劇，是令人難忘的。然而面對相思林事件，五年來的抗爭，新生的年年湧現，當年的歷史記憶已不復存在，連動盪的抗爭理由再次的模糊起來了？如果，持續抗爭下來，那棵倒下的樹是未來一棵棵的倒下，那支抗爭的聖火力量又在何處？

目前，東海台灣文化研究社正積極的投入這場校園的抗爭中……

東海相思林事件，你還記得嗎？或許提起當年教授與學生的簽名盛況、媒體的報導，可以勾起你的一絲回憶，甚至有人還可以很自豪的說他會去過相思林。然而事過境遷，如果告訴你現在的相思林只剩一片雜草，你能想像嗎？如果再告訴你，雖然只剩一片雜草，但抗爭仍然在持續中，你會相信嗎？

不“還我相思林”，
但至少還我“參與權”

抗爭所以持續，是為了要挑起同學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及關注。至於能不能取回那塊地，對台研社而言其實並不重要。有人可能會認為樹都被砍了，新新人類進來時根本看不到相思林，既沒有情感可言，更難以此做動員。

現任的台研社社長潘正育卻認為

，這很難用群眾動員的效果來作評估，如果太再意群眾多寡，有點像是在找賣點。而運動既不是為了找賣點，也不應是為了群眾的掌聲而存在。「雖然不可能像當年一樣，高呼“還我相思林”的口號，但至少它曝露了校園空間規劃不當的問題。」潘正育期待它會是一個引爆點，至少可以增進同學彼此間的互動關係，有效地讓同學參與校園規劃。

據說，東海大學原本有很好的空間規劃，教室的設計都頗具特色，連樹木都是由學生一棵棵種起來的。然而近幾年來，斜坡被剷平，突兀的高樓大廈接連而起，明年之後取代相思林地的，也很可能會是聳立的郵政總局辦公大樓。

從這整個運動過程的討論，台研社開始對以前以議題為賣點、但雷聲大效果小、同學間互動不易的運動方式進行反省。相較於很快地動員、很快地結束，台研社希望能用嚴密的組織方式，由台研社現有成員（五人）慢慢往外拓張。潘正育

提及藉由不斷地找人溝通，他們已多拉了兩個人進來參與，下一步他們希望開始找社團的負責人談，進而相互聯結。

學校說：孩子，相思林地早就賣掉了！

運動的聯結，尤其是被媒體、群眾冷落的運動，其實是困難重重的。十月中旬，東海大學私下找了郵政總局、承包商、專業人士進行密而不宣的對外會議，現場台研與人間成員雖然跑去拉布條，也不斷質疑校方的立場，但校方方面早已不承認地是校方的了！

潘正育表示他們並無法接受這樣的回答，以前或許會不斷地批判黑箱作業與校方的無能，但現在所面對的就是——學校真的無能！所以在學校無能的背後，潘正育認為抗爭的對象應該拉高至國家機器的層次。尤其私立學校的資源本來就少得可憐，不論是想要籌地或籌錢與郵政總局交換相思林都不太可行，整個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其實才是問題的根源。

學生齊發聲，
抗議國家的粗暴

目前，台研社除了積極在校園內發文宣、跟各社團聯繫，也準備一間間地去敲宿舍的門、一次次地找

學生交換意見，期中考之後，希望能發動學生去佔用那塊地。首先把雜草除一除、將地整出來，再去檢一些木頭，蓋一些簡單的屏障，潘正育期待用學生自己的文化活動、發出學生自己的聲音，以抗議國家機關的粗暴。再說台中一直沒有一個可供新世代展演的場所，潘正育認為相思林地應可以發揮類似台北破爛生活節之類的功效。所以，學生作品的展示與活動表演，是進駐相思林的第一步。

發起聯署，要求學校與郵政總局召開公聽會直接面對學生，也是台研社的計劃之一。郵政總局的態度一直很強硬，校方雖然口頭上答應要發函郵政總局召開公聽會，卻也在推托中。潘正育說整個事件的衝突點可能會是明年六月動土的時候。時間雖然很短，但藉著紮實的互動，台研社企盼拉高學生對校內規劃的關心、對校方與郵政總局黑箱作業的不滿，當然最後的對立點可能還是教育資源分配的問題。

作為一種校園運動，從慷慨激昂的群眾動員，到人去樹倒，或許當初合組「保林大隊」的校內異議性社團早已另闢戰場。當然誰也無法理直氣壯地說到底要怎麼搞才是運動，甚至要歷時多久才具運動的成效。不過，我們或許也可以開始理直氣壯地來檢證幾年來的學運發展，及思考它的未來。

從相思林透視

教育資源分配問題

文 / 黃嘉明 (東海台研社社員)

一九九〇年起，東海爆發了相思林事件，至此全校師生才驚覺這片相思林早在一九七九年就已不屬於東海了（賣給郵政總局）。緊接著又是興建綜合教學大樓，砍伐林地，引來了一波波抗爭行動。這其間披露了校方在處理校園公共事務時所慣有的官僚心態及黑箱決策過程。這個事件在外界眼中，也許對於東海校方所提的「相互饋贈」（學校贈與郵局以土地，郵局贈與東海四千萬）的說法比較關注質疑，但對於我們而言，發現真相的原因經過，以及對不合理的現象提出反省與批判，才是我們關懷的重點。繼相思林之後，聯外道路的開闢、綜合教學大樓的興建……。校地被任意處置的事件接二連三地掀起風潮。校方推拖的說詞總是資金不足，必須藉由這些方法取得經費以建設學校。至於學校到底有沒有真的建設好，教育的問題是否真的改善，這已經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所要質疑的是「教育資源不足」為何翻來覆去都是事件的導因。

學校會把土地賣給郵政總局，是因經費短絀所引起的，其中明顯牽涉到私校經費來源的問題，私校相較於公立學校，所獲得國家補助要少得多。教育部（國家）又對私校的學費收取設下限制，縱使如此，私校學生的學費仍舊高出公立學校學生七、八倍，而且學校經費還是不足。

教育部在這一方面對公私立學校之間的差別待遇及私校的不公平，導致校方必須利用各種管道及名目籌措經費，而這些集資方式早已為人詬病許久了。變相的文憑販售，販賣校產，都導致私校淪為學店以及愈形功利化。這樣的窘況之下，東海當初創校的人文精神及可貴的教育資源都隨

著校地的變賣而消失在商品化的資本主義邏輯之中了。以後誰能保證淪陷的不只是相思林而已呢？

在相思林事件中，國家及教育當局的態度是值得注意的。在現今教育用地嚴重不足的情形下，東海校地只有減少而沒有增多的可能（因為經費不足）。而相思林，或任何一處校地，對東海的師生而言，除了象徵著超越性的人文理念，同時也是珍貴的教學資源。既然教育用地不足，東海校園的完整性就更應被保持且不容分割。

反之對於郵政總局，可以利用的土地絕對不只一處，郵政用地及教育地之間的變動對於國家而言是無損於資源本身的。但是國家卻將之視為一般買賣的模式，而校方也只會以相思林是「與教學無直接關係或無使用價值」的土地等一類說詞來模糊教育用地成為交易商品的事實。他們對於教育資源被商品化的漠視態度是要被批判的。

而我們對於維護相思林的行動，絕不該淪為向國家要求父權的關照。而是學生身為行動的自覺，對於校園事務的關心，這些行動是需要你我共同來完成的。

▼相思樹一棵棵的倒下，取而代之的，卻是水泥、磚塊與鷹架。（圖／黃孫權）



在摩托車上搞運動， 安啦！

文 / 林秀麗

話說從頭……

提起東海大學的學運發展，可溯源至 1986 年成立的「東潮」。東潮為一地下社團，主要以發行刊物為主，強調要「衝破」一些現有的限制。不過，正因為它是「地下」社團，所能獲得的資源有限，又不能公開的招收新生，所以 1989 年後就由地下變為地上，延伸出人間與大肚山兩個社團。其中，大肚山強調是體制內的改革，而人間強調的則是體制外的改革。

由於這篇文章的重點不在大肚山，所以……對大肚山非常有興趣、萬分有興趣的讀者就請自己去溯源吧！

話說人間……

其實，人間所謂的體制外改革，是希望能跳離當時社會氛圍一廂情願地以政治議題為改革重點的局限，轉而強調以社會議題為訴求的社會實踐。

在人間成立後一年，東海即爆發了相思林事件。根據人間的古老成員陳政亮努力回憶後表示，當初人間所以參與相思林事

件的抗爭，除了很幹學校行政部門的黑箱作業，也希望它可以是將社會實踐帶回校內的引爆點。當然，背後最深層的意含是開始思考教育本身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以東海為例，陳政亮提及，「東海強調的是全人，而不是學生的工具理性與技術性」。相思林不僅是校內整體規劃的一環，走進相思林，漸漸隱沒在樹林裡的感受，也是東海人文教育的重要體現。

人間期待透過延續相思林的精神來談學校教育，然而抗爭到最後，最容易浮上台面的還是形式上的決策權歸屬問題。不過，五年抗爭下來，陳政亮覺得若只談形式上的決策過程，只在意行政會議時，學生可以有幾席代表、教授又有多少人參加，而不是很激進的想改變學生的想法，那只是在玩權力分配的遊戲。一個進步的學運，陳政亮認為應該是對現世的批判，即對「把人工具化」的時代的批判。

東潮以來的學運發展，大部份的學生似乎都投入了政治實踐的範疇，即使三月學運時，在提出政治訴求的同時，雖然一直想把經濟改革納入，但限於當時的時空背景並無法被突顯。陳政亮也承認社會實踐很難在校園內找到「在地」的實踐點，即使是環保議題到頭來還是很容易就走進了決策的死胡同。

所以，陳政亮反而會先建議新世代把過去「老人」的學運經驗忘掉，先試圖提出比較細瑣的、被社會定義為不重要、甚至不接受的議題。比如青少年的飆車現象，或許我們會很急著想把他們幹掉、叫警察趕快把他們統統關起來，但是陳政亮堅持新世代應該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文化；思考新世代本身的反判，是否還是要依附著舊世代對學運的想像？他建議說新世代或許可以考慮也用飆車的方式、用玩的、用鬧的方式來表現學運，因為社運發展至今，不論是工運、婦運、環運，都無法結合學生面對這個社會時的切身感受。

用飆車的方式來搞學運，嗯……這個建議還不賴吧！陳政亮大聲的呼籲新世代，不要再背負舊世代的想像，可是不論是從事真正文化上的顛覆，還是直截去衝撞現有的價值觀，都需要相當大的勇氣。新世代，你們有嗎？

知識檳榔族



時間的夢境 與現實

關於《愛因斯坦的夢》

艾倫·萊特曼 (Alan Lightman) 1994 《愛因斯坦的夢》
童元方譯。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42頁，180元。

試

想一個世界，時間的流動度不是各地一致，比較高的地方，時間過得比較緩慢，越靠近地面，時間過得越快。於是，大家競相搬遷到較高的地方或樓層居住，以便活得更久一些；越有財勢的人，住得越高，而且盡量不出門到地面辦事，以免年華流逝。

再想像有這麼一個地方，時間是一種感覺，因此，事件的發生，有如視覺或味覺一樣，可能快，也可能慢；可能有原因，也可能沒有原因；可能照次序來，也可能隨興所至；全憑觀者從前的歷史而定。如果，我們再假想一個沒有記憶的世界，或是一個沒有未來的世界、一個過去可以隨意改變的世界，甚至一個時間並不連續的世界，那又是怎樣的景況呢？

這些關於時間的想像，是《愛因斯坦的夢》這本小說中，假設愛因斯坦在寫作相對論的時候，所做的三十個有關時間的夢的選例。陳之藩在序言裡提到，本書作者萊特曼教授像是畫水墨畫一般，他不直接畫月亮，而是用幾十個夢來渲染出幾十團雲，而他的筆所不到之處，正顯出他所要畫的月，也就是時間的概念。陳之藩認為，與其他闡釋愛因斯坦思想的科學著作相較之下，這本小說是以藝術的，甚至是詩的方法，來領會愛因斯坦。

筆者以為，我們不必費心尋思這本小書是否讓我們更加理解相對論，倒是可以循著這些時間的奇想，思索現實社會中，關於時間、生命、記憶、因果與決定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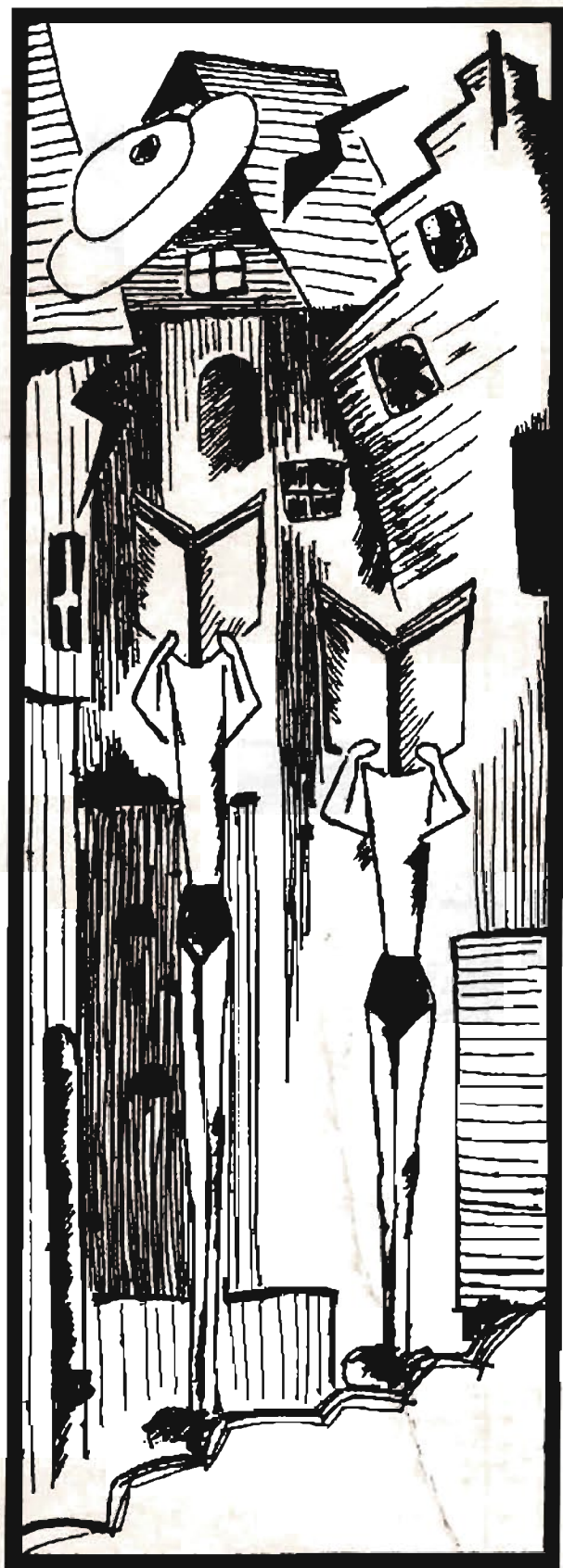
這三十個時間之夢告訴我們各種時間的「變貌」，但是，這些時間真的只是夢境嗎？其實

·如果我們能跨出目前我們習以為常的「連續、均質、普遍、直線、不可逆」的客觀時間架構，從社會與文化的角度思考和觀察時間，我們便可以發現，這一切夢中的時間國度，正是我們社會的許多「真相」之一。也就是說，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時間想像，其實是社會中各種時間存在的合理樣態。

例如，我們久候不耐會感到「度日如年」，思念某人則怨歎「如隔三秋」，歡樂意猶未竟會覺得「日月如梭」，時間的度量自有其主觀的面向；又如節日假期的訂定與七日一休的星期制度，深刻影響了我們的生活韻律，守時更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倫理，這都是社會運作的時間規律。

再者，我們都可以感受到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速度變得非常重要，誠如書中所述「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人在動的時候，時間過得比較慢，所以人人以高速行動來增加時間」，而時間就是金錢。但是，「高速下的接觸總是致命的」，人人要避免相撞，便要彼此疏遠，否則作為時間的生命就要在碰撞中消失，這個夢境生動地描繪了當代人的困境。不過，時間價值的對立，不僅是「時間即金錢」與「時間即生命」的對照，各種匪夷所思的時間觀，還有許多留待我們思考的餘地。

最後，如果讀者對於空間也很感興趣，並且湊巧看了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不難發現這兩部小說的寫作結構非常類似。《愛因斯坦的夢》是在愛因斯坦與朋友的交往過程中，作了三十個夢；《看不見的城市》則是忽必烈與馬可波羅的對話裡，講述了五十五個城市故事。兩本書都有雙重的敘述結構，也都以如詩的語言書寫。兩本書結合起來，正好啟發了豐富的時空想像。



校園雜貨鋪

當修曼尼斯碰上階級意識

文／林秀麗

「修曼尼斯即 Humanism，指的是一種思想態度，認為人的價值具有首要意義，……關心現世的生活，……我們相信這不僅僅是個必須被了解的理念，更相信這是個值得去實踐的理想，於是落實校園關懷成為修曼尼斯在政大的努力方向。」這是政大修曼尼斯社在其所發行的刊物「政大人文報」上對自己所下的定義。



▲圖為修曼尼斯社現任社長鄭怡雯。(圖／丘德真)

「修曼尼斯」？好美的名字，尤其當知道它是譯自英文的 Humanism 時，是否更加勾起了你想一探究竟的興緻呢？

相較於 1990 年前如雨後春筍般陸續成立的異議性社團，93 年創社的政大修曼尼斯社，成立至今才三年。原本創社的目的，據說是為了「純讀書」，而且以自由主義、人文主義之類的思潮為主。不過，之後入社的學弟妹並不甘於靜態讀書會的形式，一年後修曼尼斯開始轉向討論與時事相關的社會議題，也暗藏了後續關懷弱勢團體的種子。

然而，從種子到開花結果，其實是需要

社員共同蘊釀的。修曼尼斯剛創社時的文宣，標榜的是「找尋人生的方向」，據說……很多新生便是因此入社，包括現任的社長鄭怡雯也「自投羅網」地走進了修曼尼斯社。不過，等她成了修曼尼斯社的社員後，原先想「找尋人生的方向」的學長姐卻相繼離去。經驗傳承的中斷，再加上左翼思潮的風行，讀書會也就 180 度的轉而以唸馬克斯的相關論述為主。馬克斯主義主要探討的階級問題，開啓了修曼尼斯社對社會議題（尤其是原住民、同性戀、勞工、與小眾媒體）的關注，也讓社員開始思索社團未來的走向。

鄭怡雯解釋說，唸了一些馬克斯主義的東西後，讓她慢慢認真思考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以前，她認為人只要能生活得好就好，但現在她覺得人並無法脫離大環境底下的社會框架。而階級意識的產生，若要與生活經驗相結合，最直截的切入點，可能是現有的勞工問題。讀書會的轉向

與工／學運人士的訪談，不僅讓修曼尼斯社的成員想法越來越堅定，也凝聚了以工運為社團主要關注點的共識。

去年，修曼尼斯社策動了一場政大校園內學生假投票選校長的大型校內民主化活動，建立了與校內其它社團交流的管道，也讓修曼尼斯社活絡了起來。但是經過二年的磨練，鄭怡雯反而覺得應該停下來開始思考社團到底要做什麼？更直截的問法甚至是：社團的走向能不能留得住新生？

暑假期間參與正大尼龍罷工的經驗，給了修曼尼斯社一次組訓的最好機會。在抗爭期間，不但社員每天輪流去做記錄，也幫罷工的員工寫文宣、或抗議布條，更加堅定了修曼尼斯未來的走向。目前，修曼尼斯社的社員約有二十人，鄭怡雯希望藉由慢慢了解工人的處境，讓新進的社員進入狀況，銜接社團現有的經驗。她說，只有讓關注勞工議題成為社團的屬性，社團的永續發展才有可能！

知識檳榔族



經濟內殤下

這些過去在暗無天日的坑洞裡，
為著台灣的經濟發展付出生命與青春的老礦工，
在台灣經濟奇蹟的呼聲下被遺忘了，
在政府與資本家的聯手夾擊下被犧牲了……

的老礦工

(圖\丘德真)

老礦工在礦坑中工作，安全衛生及勞工福利

11月12日「工人秋鬥」遊行的隊伍前頭，一群頭戴礦工帽、穿著印有黑肺圖案白麻衣的老先生們，手持「經濟戰場的老兵」、「沙肺纏身、無聲抗議」的布條，控訴著他們為國家社會貢獻了數十年後，如今卻被政府、社會遺棄。他們就是塵肺症患者促進會的老礦工們，這已經是他們為了自己的權益第三度參加遊行了，但仍不見政府行政單位出面解決問題。

去年，台大家庭醫學科醫師劉益宏交給敏仁勞工中心一份平溪鄉退休老礦工的名單。因為在為他們做健康檢查的時候，發現他們都患有塵肺症，卻缺乏妥善的醫療照顧，希望有人能為他們做點服務。山上的生活單純，對於陌生人總有幾分防衛，當我們尋著這份名單一一去拜訪這些老礦工時，甚至被誤以為是選舉買票，也曾被當作赤腳醫生，買假藥賺錢的。在幾次的拜訪之後，逐漸地與他們取得信任感，且比較具體地知道他們所需要的幫助。

由於老礦工們大多都會在不同的礦場工作，熟識的舊日同事不少，透過他們的人脈關係，我們更接觸到雙溪、瑞芳、樹林、三峽、甚至桃園等地的礦工，並且辦了好幾場的地區說明會，與他們互相討論塵肺症礦工的問題，因此更了解到他們所需要的不只是醫療上的幫助，甚至連勞保條例裡應有的權益都沒享受到！於是，我們嘗試把他們組織起來，用集體的力共同來爭取權益，而產生了塵肺症患者權益促進會。

過去台灣礦業發達時，曾是各項產業發展的原動力，礦工的薪資也較高，為了養活一家老

小，「去死一個，沒去死全家！」一個礦工如是說，冒著坑內高度的危險性，他們也硬著頭皮去幹。但是政府及業主眼裡只有產業的發展和利益，並沒有做好礦區安全衛生的維護與監督。坑內出事的經驗他們大都有過，平常一起工作的夥伴，在一聲巨響後，有的血肉模糊，幾天都找不到屍首，那種感覺是悲傷與害怕交織著，沒有入過坑的人難以體會。對於如今能活著的他們而言，不知該說是幸還是不幸，事實上，他們覺得活著也好不到哪裡去。

坑內的溫度高達三、四十度，他們都是穿著一條內褲入坑工作，縮在小小的坑內，身體與煤層磨擦，日積月累，煤灰早已陷入皮膚裡了。如果熱得受不了，就趕緊跑去衝冷水，再回來繼續幹，如今他們身體也時有抽筋的現象。而坑內鑽洞的工具更是塵肺症最大的元凶，由於使用這些工具時會產生大量的油煙，再加上坑內的一氧化碳，吸入體內不僅破壞了腦部組織，也嚴重影響肝、胃等內臟器官的健康，鑽洞所產生的粉塵則使得他們的肺部纖維化，平常走幾步路就會氣喘，天冷時或不慎感冒，則咳嗽及氣喘更是嚴重，甚麼事都不能幹，嚴重時連肺部都得割掉。

由於塵肺症會隨著時間更加惡化，並非不再繼續從事礦工工作即可免疫。在職期間，由於業主及投保單位有心的疏忽，知識水平不高的他們根本不知道可以申請勞保條例中的傷病醫療給付及殘廢給付，而勞保殘廢認定的標準過高，也讓他們喪失了應有的權益，退休時僅有一點微薄的退休金，在動了一次手術後也沒了！繳了四十多年的勞保費，卻什麼也沒得到，如今健保實施了，他們仍要負擔健保費。一張

塵肺症重大傷病卡，也解決不了礦工塵肺症及其相關疾病需長期治療的沉重負擔。老礦工們都認為，他們不是求別人來救濟，這是政府欠他們的，他們只是要回應得的權益。

他們希望衛生署能放寬重大傷病的醫療範圍，對住在偏遠地區的他們，提供完整的醫療設施；並制定塵肺症補償辦法，讓過去他們因政府漠視所喪失的權益能一一得到補償；法令未制定通過前，由政府編列預算，健保免繳保費。而由於職業病當中如塵肺症等特殊疾病，皆非在退休後即可好轉，甚至有加重的趨勢，故對於特殊職業病，廢除勞保條例中在職保險的規定，更是日後要爭取的目標。

不斷地陳情、抗議，他們都是拖著殘破的身軀與這個政府與資本家結合的金權怪獸作戰，身為全國主管勞工事務最高機關的勞委會卻仍與中央行政各單位互踢皮球。甚至勞委會主委謝深山還問他們「明知礦坑工作那麼危險，為什麼還去做？」頗有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焉？」的感覺。對於勞委會不願給予他們具體承諾的態度，老礦工失望的表示「以前的夥伴已一個個離開人間，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這個生命爭取到補償！」

這些過去在暗無天日的坑洞裡為著台灣的經濟發展付出生命與青春的老礦工，在台灣經濟奇蹟的呼聲下被遺忘了，在政府與資本家的聯手夾擊下被犧牲了。而當朝野三黨為了政治利益而爭我搶時，還聽得到在偏遠山區，還有一群因「沙肺」纏身而痛苦不堪的殘兵無聲地抗議著嗎？

(圖\丘德真)



在網路

建造同性戀邦聯

——台灣學術網路「同性之愛」版發展史

文/喀飛

電腦網路上的 BBS，無疑是近兩年台灣的同性戀平權運動發展，很重要的一項媒體！至少，在台灣的大學校園中，BBS 的 MOTSS (Member Of The Same Sex) 版，架構了新一代的同性戀文化，一股即將成形的同性戀平權風潮，已經隱隱地在醞釀。

從最早成立的中央資訊管理系 BBS 站 MOTSS 版，在 1994 年 4 月間開版，到現在 (1995 年 10 月)，短短的一年半時間，以「同性之愛」——MOTSS 為名的版，已經在台灣學術網路上超過 30 個站開設。設版的風潮繼續在各校的 BBS 站開展。

對於正在網路 BBS 熱顯上的台灣，這項新媒體 (相對於國外使用網路的普及，相對於台灣其它媒體定型化的運作) 所具備的私密、自主、無遠弗屆等媒體特質，正好提供同性戀族群發聲、現身、的最佳管道；於是，同性戀平權運動成爲，台灣第一個運用網路 BBS 媒體進行串連、建構論述的社會運動——雖然，許多 (應該說絕大多數) 的同性戀者本身在不清楚這層深刻的社會意義，也不是先計畫好要達到這個目標。

MOTSS 版有今天的盛況，並不是偶然的，也非輕而易舉就開拓出立足之地，其中歷經的論戰不知凡幾，在當初討論的版上可以說是捲起狂波怒濤。

就像其他的舊媒體並未把，「同性戀」議題當作是重要或常態來處理，只有零星散落各處、夾雜 (或說偷渡) 在其他議題下；在 MOTSS 版開創之前，同性戀相關的討論只有出現在心理版、宗教版、SEX 版，或其他版。但是隨著潛藏在一般大眾心中的偏見及歧視，終於引爆了激烈的論戰。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

一、中山大學心理版，1993 年 12 月下旬到 1994 年 2 月上旬 (教育廳實驗站、交大資工等站的 MOTSS 版精華區這次論戰完整收列)

二、交大資工站宗教版，1994 年 5 月下旬開始，由一封「同性戀會下地獄嗎？」的 POST 所引發論戰。持續進行到當年的 6 月上旬，將近二百篇回應與再回應的文章。捍衛傳統教義的人士分別以「同性戀違反自然」、「同性戀違背倫理」、「同性戀不符教義」……等問題對同性戀者打問上號，不甘示弱的同性戀族群和了解同性戀者的朋友，也強力地回應、論辯。(教育廳實驗站的 MOTSS 版精華區有這次論戰完整收列)。

三、交大資工站 SEX 版發生的論戰。對於有人引用「美國的精神醫學會已經將同性戀排

除在精神疾病之外」來反駁同性戀是變態，回應的論點竟有「美國是美國，中國是中國，沒必要向美國看齊」並要求同性戀者「說出同性戀者是正常的理由」。其他的反同性戀論點還有：

1. 以殘缺的醫學知識「只有同性戀者傳染 AIDS 比較容易，姑不論其心態多純潔，但他給現代世人莫大的恐懼，不是嗎？」一定要把同性戀和 AIDS 畫上等號，轉移對 AIDS 的恐慌到同性戀族群；

2. 想當然耳的偏見——「人是很賤的動物，一旦同性戀被視爲常態，這個群會突然變大，那麼人口成長率會下降」；

3. 以汎道倫理打擊對同性戀的「容忍」——「人們道德認知的容忍範圍，會不會因爲「對同性戀的接納」這樣的變化，而變得更爲擴大？到最後，道德所剩爲何？空無一物？」(教育廳實驗站、交大資工等站的 MOTSS 版精華區有這次論戰完整收列)

台灣學術網路 MOTSS 版

轉信

製表/喀飛

BBS 站名稱	版主	Domain Name	IP Address	開版日期
1. 台大計中椰林風情站	wsk	bbs.ntu.edu.tw	140.112.1.6	'94.11.3
2. 中興計中天樞資訊網	push	bbs.nchu.edu.tw	140.120.1.5	
3. 環保署	無	sun.epa.gov.tw	202.39.242.80	
4. 中央資管	Iago	bbs.mgt.ncu.edu.tw	140.115.83.240	'94.8.12
5. 中原電機	無	eesun.cycu.edu.tw	140.135.12.1	
6. 中原資管熱帶雨林	YYMMRR	adam.cycu.edu.tw	140.135.137.2	
7. 交大資工係鳳凰城	timid	bbs.csie.nctu.edu.tw	140.113.17.154	'94.4
8. 交大伊電園	WBoy	eden.ee.nctu.edu.tw	140.113.11.111	
9. 交大阿拉伯一號	無	alab01.ee.nctu.edu.tw	140.113.218.1	
10. 中華工學院	無	bbs.chpi.edu.tw	140.126.3.2	
11. 嘉義農專	無	rice.nclia.edu.tw	140.130.81.15	
12. 中山企管	無	power.bm.nsysu.edu.tw	140.117.71.101	
13. 輔大理工	bloted	bbs.secc.fju.edu.tw	140.136.200.3	
美少女夢工廠				
14. 台灣學術網路	seny2aide	bbs.edu.tw	140.111.1.11	'94.4.16
15. 彰化師大白沙山莊			140.113.13.5	'95.9
16. 政大新聞	Jour.	nccu.edu.tw	140.119.152.114	'95.9

論戰一方面讓同性戀想要有一個屬於自己、不再被歧視、打擾的空間，一方面也有許多人認爲同性戀議題占用「太多」討論空間，而想去之而後快，於是，要求版主限制發言、砍值的聲音出現。然而，原來的討論並沒有「違反」某些版主自定的「不得人身攻擊、漫罵」等「內規」，要砍信實在怎麼也說不通。MOTSS 版成立多少受到這些事件的影響。

大略可以把學術網路上 MOTSS 版的成立分爲四個階段。

一、草創期：1994 年 4 月到 1994 年 11 月，中央資管之後，中央資管台灣學術網路 BBS 實驗站 (4 月 16 日)、交大資工 (8 月 12 日)、台大計中 (11 月 3 日) 也相繼成立 MOTSS 版。這四個 MOTSS 版都參與了轉信。

二、成長期：1994 年 11 月到 1995 年 4 月，開設新版的有中原資管、中興計中、交大伊電園、輔大理工、交大阿拉伯一號、中原電機、中山企管、中華工學院、嘉義農專、大同工學院、交大資料、中正大學。這個時期成立的站最多，

除後三站外，大都參與轉信。(交大資料原有轉信，後改不轉信。)

三、壯大期：1995 年 5 月到 1995 年 6 月，開設新版的有淡江大學 (5 月 1 日)、中興法商 (5 月 1 日)、清華資訊楓橋驛站 (5 月 15 日)、中山南風 (5 月 31 日)、成大計中 (6 月 10 日)、中山音樂系山抹雲藝文專業站 (6 月 14 日)、東海石頭記公園 (6 月 21 日)。這個時期成立的站，都沒有參與轉信。

四、成熟期：1995 年 8 月到 1995 年 10 月，開設新版的有成大資訊 (9 月 2 日)、逢甲計中 (9 月 20 日)、彰化師大白沙山莊 (9/18)、政大新聞 (9/27)、交大焚而不燬站 (同性戀神學版) (8/14)、交大電信 (10 月 21 日)、東吳計中 (9/21)、北市師院 (10/16) 必需先說明的是，這樣的分類其實是很有問題的，在成長期設立的版，其設立時間多不可考 (筆者查訪多時，仍未得資料，若有讀者知道歡迎告知)，與前後兩期可能稍有重疊；另，這樣稱呼只是以今天 (1995 年 10 月上旬) 的時間位置來看，也許過三年、五年其實都算是草創期。

學術網路上 MOTSS 版的出現，整個開展了台灣同性戀族群的社交空間，也改變了同性戀者的生活型態。在擔心社會仍存有歧視的狀況下，從網路開始接觸同性戀生活訊息、認識同性戀族群可以讓一個初入同性戀社交圈的人，保有較大的自主空間。MOTSS 版會在短短一年半的時間，擴展到超過三十個站，和這樣的需求是很有關連的。

可是，在同性戀族群對新的 MOTSS 版發起連署的過程中，一樣存在有「同性戀恐懼症」。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淡江的 MOTSS 版「同志春秋」申請設版的論戰。（教育廳實驗站、交大資工、

台大計中、淡江等站的 MOTSS 版精華區都將這次論戰完整收列）

反對設立的人以「連署的人都不是本站常客」「連署者可能是外校同性戀者專為聲援而來」等理由，推斷淡江站的同性戀者只是少數，質疑是否有開版需要。（這和某些拼命把同性戀者說成是「少數中的少數」，而刻意加以藐視、打壓的論點如出一轍。）接著並以外校已有 MOTSS 版連線，諷刺不需要再設「台灣學術網路 MOTSS 版淡江分站」。經過 1995 年 4 月 19 日到 5 月上旬，近百篇文章的論戰，淡江的 MOTSS 版終於設立。過程中，有位為同性戀者仗義出面發起設站

的朋友，他的一句話可以代表其中參與者的重要心得——「學長，別說給我添麻煩，我現在才稍微體會你們的處境！」

轉不轉信的問題也曾在網路上引發熱烈的討論。轉信的站，簡單的說就是「聯線轉播」，最大的特色就是壯大聲勢、傳播力驚人，在一站發聲，全國皆知。會引發討論，即是各校對「言論是否免責的嗎」的看法不同：主張不干預言論的台大站，開放使用者以匿名帳號發聲，以顧及某些人不願公開 ID（網路上每個專有的代號）的需求，但對一些參與的聯線站，則以可能有不負責任的文章而不贊成這樣。

有趣的是，現存的聯線站，雖然因為文章眾多，若以資訊傳遞的眼光看，有用的資訊經常是被淹沒在一片字海中，而無法被有效傳遞；但是聯線站也因文章眾多，有心的版主透過精華區的架構與整理，對資訊重新詮釋，各自表現不同的風格與立場。

網路 BBS 站對台灣的同性戀平權運動發展，不只是溝通與串連或提供自我認同的場合，還有一項重大的意義就是建立本土同性戀平權運動的文字資料庫，精華區的建立正是其中的基礎。

教育廳實驗站（收有約 330 篇文章）、交大資工、台大計中（收有約 660 篇文章）等站的 MOTSS 版精華區算是轉信站中整理得較完整的。教育廳實驗站對於活動訊息的收集完整，1994 年中「誠品男女女座談」的紀錄、1995 年初「反歧視之約」的活動相關訊息都有收錄；國內校園同志團體的資料、近期活動資訊也都最完整和最新的整理。

台大計中收集的文章算是最多，對於曾經發生的主題討論收錄完整，像是：1995 年 5 月底到 6 月下旬最熱烈的「包皮與經血」論戰、1994 年底有人想教育同性戀者的一篇「不要姑息你自己」引發的論戰、1995 年 7 月「邱妙津之死」、1995 年 8 月「軍中互助組回報同性戀」。

未轉信的站分別有特色：淡江以女同性戀聚集為主，成大計中則是徵友的大本營，中山音樂系山抹雲藝文專業站標榜的是同性戀文學，交大焚而不燬站以同性戀神學版發聲。中山南風、清華資訊楓橋驛站（收有約 200 篇文章）的精華區都是架構完整的資料庫；中山南風並且以企劃活動見長，是未轉信站少有的熱鬧，精華區約 230 篇文章中，心情故事類的文章約占三分之一。

在同性戀者取得了網路 MOTSS 版的發言空間之後，開始有人把 MOTSS 版當做是躲避外界的「桃花源」，一旦有人對議題展開辯證的時候，便視之為洪水猛獸、破壞和諧。「和諧」難道是從天而降？「歧視」那裡是逃避就不存在？

三十個 MOTSS 版的誕生，不代表同性戀者真的已經有發言地位。就在筆者撰寫本文的同時，「人工智慧站」有人正在進行「同性之愛版」的開版連署，當中有一篇反對設版的意見，可以說明偏見其實一直存在！「我想牽涉到性的版爭議非常大，像以前的變態、罵罵版。我想幾個月前的事件大家都很清楚。提議這個版心裡要有個準備，萬一失控怎麼辦？此時此刻，我覺得現在不宜提這個版，我不會贊成成立這個版以前的事件，讓我極度不放心這個版。」

台灣的同性戀平權運動，其實，剛要開始呢！

■不轉信

BBS 站名稱	版主	Domain Name	IP Adress	開版日期
1. 中興法商北極星	AVIA	bbs.nchu.k.edu.tw	192.192.35.34	'94.5.1
2. 大同神偷情人夢	gayman	sunserv.cse.ttit.edu.tw	140.129.25.100	
3. 淡江大學	Richman	bbs.tku.edu.tw	163.13.240.11	'95.5.1
4. 交大資訊科學	amen	bbs.cis.nctu.edu.tw	140.113.23.3	
5. 東海石頭記公園	Gouthier	bbs.stone.thu.edu.tw	140.128.99.100	'95.6.21
6. 中正大學寂寞芳心	Louis	bbs.ccu.edu.tw	140.123.11.90	
7. 成大計中	stanley	bbs.ncku.edu.tw	140.116.2.12	'95.6.10
8. 中山南風	garrido	bbs2.nsysu.edu.tw	140.117.11.8	'95.5.15
楓橋驛站	Fats,ulysses			
10. 中山音樂系山抹雲藝文專業站	gofyy	nsysu.edu.tw	140.117.11.8	'95.6.14
11. 成大資訊所			140.116.82.7	'95.9.2
12. 逢甲計中	無		140.134.4.5	'95.9.20
13. 交大焚而不燬		apc.ilm.nctu.edu.tw	140.113.31.146	'95.9

■連署中

交大電信	140.113.13.5
人工智慧站	140.114.78.31

（'95.10.16 修正）



（圖／野人）

為形塑女性知識投石問路

敏感叛逆

「知識」，在一般人的眼中，往往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光環，而鮮少會去懷疑其客觀與價值中立的面具背後，是否隱藏了為掌有權力者的既得利益辯護的機制。

甫獲得中央大學哲研所碩士學位的方靜儀，即以女性主義的觀點，探求「知識如何產生？為誰服務？」等問題，嘗試破解傳統知識論中以優勢男性作為認知主體，排除女性參與知識生產過程，並且將知識／理論結果運用於破壞女性、或將邊緣弱勢者的位置合理化的現象。

進入哲研所之前，方靜儀在台北市郊區外雙溪旁的東吳大學，度過四年的社工系生涯。

大一，因為對詩的熱愛，加入了文藝社，而「總不能一直當個文藝青年」的念頭，卻讓她在其餘的四分之三個大學日子裡，一頭栽進山服隊，踏上與原住民相伴而行的路。

「社會服務」的單純熱情和理想，在逐次和原住民部落的接觸過程中受挫，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初始未及的政治啟蒙，方靜儀瞭解到：「山地服務是漢人想要征服他族的心態的產物，斷絕了另類族群的發展空間」；當時，東吳山服隊正處於蛻變與轉型的階段，在卑南族的中文系老師孫大川（現為《山海文化》總編輯）的帶領下，她／他們開始從事「文化採集」的工作，希望能對原住民回復本身的文化有所助益。

「當我放下「應該給對方什麼」的服務心態後，才發現原住民身上的無窮寶藏，也才能站在平等的關係上，和她／他們自然地交朋友」，自認和原住民的性格磁場很相近，離開學校後，方靜儀仍然和一些在部落認識的原住民朋友保持聯絡，當他們後來下山謀生、在都市中逐工地而居，有時還會找她相聚、飲酒同樂。

為什麼會從社工系跳到看似不相干的哲學領域？對於社福體系的失望，是方靜儀成為社工逃兵的主因：「大四那年，我到智障兒童發展中心實習，那裡的資源、人力都很缺乏；社會福利體系的不完善，往往使得站在社會服務第一線的社工人員，被嚴重地剝削，甚至很少能有個人得以繼續成長的空間」。尚未準備好要投入工作戰場的她，選擇了再進修，撞上哲學，則是因緣際會，「當時，並沒有一定要念什麼的打算，只是想接近一些比較能刺激思考性的學科，結果，就挑上了號稱「學術之母」的哲學啦……」，坦白而有趣的回答。

上了哲研所，方靜儀原本認定了自己要當個「隱居的讀書人」，卻又偶然地識會了中大異議性社團的朋友們，參與了她／他們的活動，這讓她重新察覺到社會實踐對自己的意義，也因此確立了想跳脫傳統哲學的思考範疇、以較具批判性的方式來完成論文寫作的初步想法。

「我不想翻一些哲學問題的「舊帳」——既然自己在哲學界，對女性主義又有興趣，正巧台灣剛開始引進女性主義知識論的資料，於是，便覺得或許可以一試」，基於這樣的信念，她開始主動尋求資源，請筆名「卡維波」、在性／別研究領域有所專長的甯應彬老師擔任指導老師，為她開設相關課程，由此作為原本幾乎完全陌生的學術領域的探索起點。

我們為何需要女性主義知識論呢？

「西方知識論的傳統，主要是在處理如：「知識本身是否可能？」、「構成知識的條件是什麼？」等問題，且預設了知識可以藉由普遍主體的建立而達成」，方靜儀解釋，「女性主義則質疑「我們所談的知識是誰的知識？」，認為知識論可能是作為有權力者合理化自身的權力和利益的工具，在知識論和各種知識生產流程為優勢男性所掌握的狀況下，「普遍主體」其實就等於是這些掌有權力的男性，從而也就在知識的建構過程中，排除了女性和其他處於邊緣位置的弱勢者的真實經驗及其發聲的可能。」

「女性主義理論家 Dorothy Smith 以為，要使女性經驗及女性的認知方式得以確認，並且運用之以利於實際女人的生活和世界觀，可能就需要理論的輔助，因為經驗本身是理論的產物，是我們詮釋並且使我們生活中所發生的事物產生意義」，這也正是方靜儀之所以想做女性主義知識論這個

性別研究室



(圖／李安妮)

的方靜儀

文／李安妮

題目的出發點，因為「女性主義無可避免地要與婦女解放運動結合，並且提供理論基礎」，要「因應女人在真實處境中的各種需求，隨時整備思考向度，在形塑新的女性觀點的意義上投石問路。」

作為第一本中文的相關碩士論文的寫作者，方靜儀在研究過程中碰到許多困難：「這對我而言是全新的東西，由於完全沒有中文譯本可以參考，我無法清楚自

己的理解是否有錯」，「字字艱澀」是她的形容，由於其中牽涉到許多社會學、心理學的背景，使她讀來更加吃力，「女性主義知識論並非以傳統哲學的思考為準則，而是從另一個角度提供新的思考刺激，不過，這也是其精彩之所在。」

除了思維上的改變和精進外，寫完論文，她覺得最有收穫的是：學會了如何在既定的環境限制下，主動尋求資訊、合理的資源，挖掘自己想要的，而不像一般的哲研所學生，只能單方面地接收所方所開設的課程，走既定的路。

事實上，在論文題目的選定上，方靜儀並不是沒有猶豫過，「哲學範疇中的工作應包括什麼、不包括什麼的主流思考模式，以及開課的限制，都會經使我懷疑，是不是應該做這個冒險的嘗試；非科班畢業，也讓我害怕自己的程度是否會不足。」

也許，最後促使她作決定的，是那源於性格底層的叛逆吧！

來自基隆港口的她，自稱自己從小就具有叛逆的性格，「對於諸種女性該如何、如何的規條，我常會感到反彈和反感：要我不能夜歸，我就偏偏要很晚回來，要我住在女生宿舍，我就偏偏要搬出去住；一旦叛逆心付出行動，而妳發現自己其實可以理直氣壯地走在外面後，就很難再被抓回去了！」

作為一個女學生，使她對學術圈裡的性別現象特別敏感：「中大哲研所的老師全都是男性，在日常生活的言語中，他們常會某些對男女學生期待不一的訊息，例如，當他們問你畢業以後要作什麼工作、何時結婚……時，就表示在他的潛意識中，其實並不期待你繼續作研究」；「哲學系的女生遠比男生多，到了研究所則倒轉過來，而且幾乎很少有女研究生一開始就立志要走學術的路，原因在於，並不鼓勵女人有太高的學歷的社會制約！」

同樣地，雖然她的論文與女性主義有關，口試的老師卻清一色都是男性，這多少讓她感受到一個具有女性意識的研究者，或一個有志於站在女性主義立場上發生的理論研究，在學術的路上可能會面臨的性別困境，不論如何，她對自己的努力仍然肯定：「即便作得不好，但它終究是個開始！」

面對未來，目前暫時留在所內當助理的方靜儀，尚未有特別的想法，她並不急著要再深造：「世界這麼大，不一定要躲在書堆中唸書；念了有關太多知識／權力的論述，並不能幫助我自己活得更快樂，反而對台灣的學術環境感到愈加悲觀」，也許重回社工的路，也許考慮到高職教書，一切留給將發生的可能吧！

(圖／方靜儀提供)





(圖/丘德真)

政治解嚴，校園性別戒嚴

——A片批判，秋後算帳？

文/蔣慧仙

五月份，臺大女研社舉辦了一場社會集體潛意識的公開體檢——A片批判討論會，躁動、惹惱了向來只准男人公開看A片的臺灣大佬們。

這陣躁動迄今仍未止息。活動後女研社及劉毓秀持續收到黑函、黃函，臺大校方則在二十日召開會議討論A片懲戒提案，都顯示了性別政治絕非「一戰之役」。

前女研社社長王慶寧(別名小三)提出「不到場聲明」表達抗議——指出女學生看A片是知的權利，當初活動遭受諸多阻撓，已顯示父權教育體制對女學生不肯鬆綁；校方放任其他的社團活動，卻獨對A片事件提出懲戒案，更是「性別政治迫害的秋後算帳」。

臺大校方強調懲戒提案是「針對程序而非針對A片內容、針對社團而非個人」，「不處理上學期的提案等於是吃案」的說法來做解釋。女研社指導老師劉毓秀則表示，學務處就A片事件對學生提出懲戒案，表面理由是學生辦活動的程序違反校規，「這是由於A片內容的爭議性很強而決定不宜就內容處理討論」。

然而，不論就學務處的結構定位，以及處理懲戒提案的程序與心態，劉毓秀認為都有可議之處。「首先懲戒委員會的列席委員與程序，皆由學務處安排通知，學務處是球員兼裁判，難有超然立場可言」；「再者，我身為社團指導老師，明定必需出席會議，學務處卻不通知我出席，它本身就「程序違法」！」當天劉毓秀是在緊閉的會議室大門外高喊「會議不合法」的情形下，才得以進入列席，「校方完全沒有為我準備相關的資料，社團指導老師應該是校方與學生之間的溝通者，不尊重、不知會、不讓我介入，要說校方在處理上超然、行、實，實在無法令人信服」，劉毓秀說。

回到抗議現場，臺灣雖然早已政治解嚴，但仍處在性政治的戒嚴時代。婦女新知的倪家珍前來聲援，批評「臺大是用「家法」處置女學生以公力維護校方的權威」。有著「男舍住四年，A片看了上千片」觀察經驗的城鄉所男研究生楊友仁說，懲戒女學生在宿舍批判A片的臺大校方是「性別歧視的監獄，和社會是共犯結構。」張小虹直言校方得了「A片妄想症」，壓制高學歷女性獨立自主意識的展現。

臺大相對來說已算是一個政治進步的校園。然而今天女學生們卻還需要拉著白布條、拿著擴音器在校園中進行傳統形式的遊行，爭取知的權利、抗議性別歧視；再回頭看看五月時「臺大」、「女生」、「宿舍」、「公開放映」所引發的「破壞校譽」、「女性情慾洪水氾濫」、「好女兒變壞了」的父權道德恐慌……，的確讓人發出性別政治仍在戒嚴的嘖嘆。並不意外的，靜坐抗議現場又勾逼出了一些隱藏的反性敵意的現形。

劉毓秀在和女研社並肩作戰的過程中，有男生表示，這些女生破壞了家風和校譽，父兄自然有權加以管教懲訓！感觸很深。「回想起來很辛酸。女性要求「知」的過程充滿恐懼、惶恐，校方要以校規處女學生，和寫黑函、黃函罵我們「陰戶腐爛發臭」的是同夥的一群人——他們是監控女人命運的同夥的哥兒們！」五月的A片批判事件剛好遇上母親節，她收到了女學生的康乃馨和「母親節快樂」的祝福，「這是一個母親認同女兒、老師認同女學生的過程，在她們身上我可以看見自己的影子。」在獲知王慶寧接到校方出席懲戒提案會議的公文的深夜，劉毓秀熬夜寫了一首記錄整個A片事件過程的運動詩《女人要去看要說》，給學生們，還有無數被愚民、監控、恫嚇的女人們打氣——

我們知道：
曾以為「性」是專屬於男人的領域，我們教會了他們如何看A片，我們教會了他們如何看我們，我們教會了他們如何看自己。我們教會了他們如何看我們，我們教會了他們如何看自己。

我們知道：
女人被罵長、復如無法知恥，被罵到、不能夠知道，不男都有自己的動物，被罵到、香腸的話，劍者被愚民，被辱罵，被施虐。

我們知道：
她比男人還要更加化的來，她比男人還要更加化的來，她比男人還要更加化的來。她比男人還要更加化的來，她比男人還要更加化的來。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

用選票斬斷 箝制女性的黑手

文/李安妮

選舉，可以不必只是在有限的人選中被迫取其一，透過集體的選票壓力，也可以實現反性別歧視的理想。針對今年立法委員選舉和明年總統大選，女性學學會和台大學生會共同發起連署簽名，希望能斬斷數十年來在台灣不斷製造刻板性別角色、束縛女性的一雙殭屍黑手——「國家考試的性別歧視」和「軍訓護理課程」。

台大外文系教授劉毓秀指出，國家機構任用的最大量、最重要管道，並非一般人所想像的高、普考，而是嚴重歧視女性的特考。特考多數項目都以性別為標準，設定錄取名額，例如79年郵政特考的限定名額中，男性是女性的三倍；82年金融特考限定錄取三倍於女性的男性；82年外交人員、國際金融與新聞人員特考，規定錄取的男性名額竟是女性的七倍！一位考試院主管面對婦女團體對這些限制的質疑，回答是：「高、普考試不能設性別限制的，否則就是違憲。但女性太會考試，為了多錄取男性，所以訂下特考制度，由用人機構提出男女名額限制」，鑽法律漏洞以限制女性擔任公職的心態昭然若揭。

一個明顯的數據可以證實特考中的性別歧視：現有公務員中，經由高、普考管道而任用者，女性是男性的1.25倍，而通過特考而任用的公務人員，男性則是女性的4.3倍；女性公務員僅佔全部公務員的35%，簡任十職等以上的女性公務員僅佔7.7%；劉毓秀認為，這種女性公務員比例和位階皆偏低的狀況，使得政府的施政嚴重欠缺女性觀點，以致女性權益和女性所關切的民生面向皆受忽視。

針對今年四月，在女學會與葉菊蘭、林濁水立委合辦的「廢除國家特考的性別歧視公聽會」中，各政府機構代表以「女性負責家庭責任，沒有足夠的心力從事國家要職」的說法，劉毓秀在駁斥其無稽之餘，亦對軍訓護理實施「男女分而教之」、「男主外女主內」的落伍教育，深感不滿，她指出，軍訓課規定只有男生上的部份，教導男生如何領導統御，以及擒拿、擄鬥、刺槍術等技巧，使男性無論在心態上或體能上都傾向於攻擊、控制——這樣的男人，在家庭中必然傾向於對妻子予取予求而不自知，相反地，護理課卻不斷教育女性如何經營夫妻、親子感情，如何照顧小孩、老人、病人等「嬌道」，甚至教導女性要「改變自己而非改變對方」。要瞭解「多數男人在四十多歲時會隨著婚外性關係以獲得疲勞與滿足」，其荒謬性可見一斑。

因此，女學會與台大學生會特別要求三黨聯合中央給予明確的承諾和說明，於明年年度立即全面廢除臺中和大學的軍訓護理課程以及國家考試錄取名額的性別限制。對於不願承諾或推諉敷衍的政黨，則拒絕把選票給它提的總統、副總統或立法委員候選人。

兩性決明

音樂

/阿鎖

★禁地·現場演唱

時間：11.24 (五) 9:30pm

地點：B - side

電話：3511607

又是一個在 SCUM 崛起的團。唱有點 death 的 metal，應該又是一群形銷骨立、臉部線條冷峻的傢伙。

★Swampus

時間：11.25 (六) 9:30pm

地點：B - side

電話：3511607

記得曾經叫大家注意一下他們到底什麼時候會自己創作歌曲；可能已經出現了，但我一直懶得去確定。

★陳柏偉、沈懷一·現場演唱

(自己搞歌 PART II)

時間：11.26 (日) 7:30PM

地點：漂流木

電話：3657413

沈懷一早已厭倦了運動場合，對於其中隱隱然的一種機制的怪味無法消受，幾絲追念過往的餘興猶存，歌詞遂任意遊走樂音之間。陳柏偉不久前才在工人「秋鬥」大遊行的拖車上獻唱，並好死不死正巧有一首歌「改編」自結婚進行曲，於是義不容辭擔任起「工」禮婚禮的伴唱帶。

★刺玫瑰、陳柏偉·現場演唱

(自己搞歌 PART II)

時間：12.3 (日) 7:30PM

地點：漂流木

電話：3657413

比起陳柏偉細心營造的歌詞，刺玫瑰容易教人將注意力放在歌詞之外。三個勁裝打扮的少年，介紹自己的音樂是另類搖滾，有時也彈重金屬。他們完美的自信的微笑，讓人胡思亂想起，這些地下朋是不是都英國化了。

★APALIZ·佛羅門歌吉他

(原住民族之夜)

時間：每週六，暗時九點

地點：漂流木

電話：3657413

陽光道自小和神父、修女混在一起，長大了卻出國修習正統西班牙吉他。平常會在表演單上印得整齊齊齊的曲目，這回卻在漂流木裡與酒同香，三十萬元的吉他，彈奏有原住民族味的佛羅門歌。

★原住民之夜

時間：每週五、六，暗時七點半

地點：漂流木

不收門票，空氣中瀰漫小米酒的香味……

請共同來發掘原住民歌手的卧虎藏龍！



劇場

/萬蓓琳

★果陀劇場《完全幸福手冊》

11.25 - 26 台中市中山堂

11.30 - 12.1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12.9 - 10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推薦理由：南部的朋友，大報都說很好看唷！您也可以考慮去看看！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太太學堂》

時間：11.24 - 25、12.1 - 219:30

11.26、12.3 14:30

地點：國立藝術學院表演中心戲劇廳

北市北投區學園路一號

推薦理由：鑑於藝術學院都是收些俊男美女，勉強可以沒事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不過實在有點遠，沒有車車的人有點可憐。

★雲門舞集《夢土》

11.24 - 12.1 台北國家劇院

12.8 - 9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中山堂

12.14 - 15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12.23 - 24 高雄中正文化中心

12.28 - 29 新竹市交通大學大禮堂

推薦理由：有人問：「為什麼你這個小記者還要推薦《夢土》？」本小記者仰天長歎曰：「我也不知道！」滿意嗎？

★密獵者劇團《色情酒店》

時間：11.29 - 30 (三、四)

地點：B - SIDE (3511607、3635967)

推薦理由：又是華湘如改編自那個叫史特林堡的人的東西！名約「色情」，其實……！Who Knows? 鄭重宣佈，凡人皆不得有外遇的幻想，否則一律發棒棒糖吃到死！

★摩登大姐世紀秀

- MODERN GIRLS SHOW -

時間：12.13、20 (三)

地點：B - SIDE

推薦理由：△×△△×△△的 show。

TOTO 的裝扮。

就是為爽，不為別的！

ps. 戴月、戴小蒼演的！



★戲班子《蜘蛛女之吻》

時間 12.5 - 11

地點：皇冠小劇場

敦化北路 120 巷 50 號 (02) 7168888

推薦理由：奇怪囉？為什麼大家都喜歡用「蜘蛛」，而不喜歡「蟑螂」、「蛇」？你看「蜘蛛女」聽起來也很噁心，而「蛇女」聽起來也很性感啊！嘿！我知道了，因為「蜘蛛女」就是既噁心又性感，讓一些怪男人、好女人一聽就很想……。(大便啦！不要想歪了！)

★表演工作坊《意外死亡(非常意外)》

12.2 - 3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12.15 - 17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12.22 - 23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12.29 - 31 台中市中山堂

推薦理由：意外堂堂在南部登場！

★紙風車劇團《都是當兵惹的禍》

時間：12.9 - 17 19:30

12.16 14:30

地點：國家劇院實驗劇場

推薦理由：

親愛的××：

不要因為我去當兵，你們就亂來唷！我的確是沒有辦法在你身邊照顧你，但也不能因為這樣你竟然生出孩子，這實在太£&了！連通知也不通知我一聲，我還是經由我母親的嘴中才知道。我的心都要碎了！

愛你的 HONEY 上

(可惡的死母狗，我一不在就發春，現在一下子生了六隻，老媽可是賺飽了！想我當出多麼細心地照顧你，吃喝拉撒都當寶一般，害我苦苦盼望的外快泡湯了！臭豬狗！)

美術

/ 王錦華

★安瑟·亞當斯〈攝影個展〉

時間：12.9 起
地點：台北攝影藝廊
讀曰：幾乎是每個攝影愛好者幼年時的神，年輕時的愛人的安瑟·亞當斯，終於要到台北展出他的原作了！古典攝影美學的大師，暗房技巧的極至，雖然只是向日本的 PGI 攝影藝廊取得亞當斯二十四張小幅作品，愛拜拜的你仍然應該相信「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SOCA〈基本較態〉

時間：11.18 - 12.31
地點：原建國北路「現代啟示錄」pub
讀曰：在今年的月曆撕到剩下最後一張前，找個時間去看看十位年輕藝術創作者的意見吧！11月25號晚上，還有吳文翠的「環境運動」和張永村的「乾坤挪移行動藝術」。

★杜偉〈絨毛俱樂部〉

時間：11.17 - 12.10
地點：新樂園藝術空間
讀曰：邊陲文化的主人選擇中心裡的邊陲發聲了。曾以對影像生命重新思考，獲得去年北縣美展大獎的杜偉今年藉由對絨毛材質的戀物狀態去詮釋人類潛藏的消費行為與欲望。

性別

/ 李安妮

★清大、交大〈翻雲覆雨的傳說——性別/同志萬聖節〉

自十一月二十日起，在新竹清大和交大的校園裡，將舉辦為期六週、定名為「翻雲覆雨的傳說——性別/同志萬聖節」、相關性別話題與同志議題的系列活動，由清大兩性與社會研究室、新竹地區同志社團「風城記事 WIHCAN」主辦，交大學輔中心與清大藝術中

- 一、影片欣賞〈愛情神話〉
時間：11.27 (一) 19:00
地點：清大視聽中心 5D
- 二、影片欣賞〈毒藥〉
時間：11.30 (四) 19:00
地點：清大視聽中心 5D
- 三、影片欣賞〈末路狂花〉
時間：12.4 (一) 19:00
地點：清大視聽中心 5D
- 四、影片欣賞〈夜夜夜狂〉片段與宋文鼎
〈座談會〉
時間：12.7 (四) 19:00
地點：清大視聽中心 5D
- 五、戲劇展〈水幽與藍飛機〉
時間：12.6 (三) 19:00
地點：交大活動中心演藝廳
- 六、戲劇展〈波光離離〉
時間：12.11 (一) 19:00



- 地點：清大藝術中心
- 七、查某影展〈黃色故事〉
時間：12.12 (二) 19:00
地點：清大視聽中心 5C
- 八、查某影展〈土板女人&福爾摩沙〉+〈座談會〉
時間：12.14 (四) 19:00
地點：清大視聽中心 5C
- 九、查某影展〈牡丹鳥〉
時間：12.19 (二) 19:00
地點：清大視聽中心 5C
- 十、查某影展〈再見阿郎〉+〈座談會〉
時間：12.21 (四) 19:00
地點：清大視聽中心 5C
- 十一、書展〈性別/同性戀〉
時間：11.27 - 12.27
地點：清大木木書苑

★影片欣賞〈Claire of the Moon〉+王蘋、胡淑雯〈女人之間的親密〉

時間：11.25 (日) 19:00 - 21:00
地點：女書店
電話：02 - 3638244
在女作家的寫作陣營裡，透過與別的女人的生活互動與小組討論，克拉兒 (Claire) 一步步地面對自己從來不知的另一自我的真實面貌，也因此尋得創作的根源。女人之間的親密是本片最動人的主題。

★NCA〈同志人權如何確保？〉

時間：11.26 (日) 14:00 - 17:30
地點：女書店
電話：02 - 3638244

★星星王子〈從星座看 Gay 愛情觀〉

時間：11.26 (日) 14:00 - 17:00
地點：Locomotion cafe
電話：02 - 7066321
想當場見識星星王子的魅力嗎？想瞭解異性戀觀點之外的星座世界嗎？有誠則靈、無誠勿試！

★女同志 VS. 男同志〈單身快樂族 Party〉

時間：12.3 (日) 14:00 - 17:00
地點：Locomotion cafe
電話：02 - 7066321
結婚？應酬？妳/你想外出讓人有一對的感覺嗎？誰說不可以？

其他

/ 萬蓓琳

★小袋鼠劇團傳授說故事秘笈

時間：11.23 - 12.12
地點：重慶南路 75 號 3 樓信誼基金會
電話：(02) 3214121

晚上想不出故事給小朋友聽的爸媽、上課不會講好聽故事的可憐老師，或是想要靠說故事過一生的人們，可以偷偷來這邊學學說故事。這樣可變成你小孩、學生、男女朋友崇拜的偶像。哇！好棒唷！



★公共藝術在台灣系列講座及座談會

- 11.24 旅人的藝廊 - 捷運公共藝廊
曾茂川主講
- 12.1 藝術家眼中的公共藝術 - 公共藝術之創作與賞析
黎志文主講
- 12.8 因地制宜的公共藝術 - 國外案例與台灣推動現況
李美華主講
- 12.15 公共藝術在台灣之推動現況與所面臨的問題座談會
地點：太平洋都會生活俱樂部
台北敦化南路一段 246 號七樓 (SOGO 百貨 7 樓)
7411650 開放文教空間

★視丘攝影藝術學院「影像美學與思考班」

TEACHER：黃建亮
地點：台北敦化南路一段 130 號一樓
電話：(02) 7737434、7752837

★國騰攝影教室「專業人像班」

TEACHER：林聲
地點：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216 巷 33 弄 14 號 7 樓
電話：(02) 7311527

★中華民國電影導演協會〈第五屆影像傳播藝術人才研習會〉

此研習會由文建會部份贊助，但學園仍須繳交費用一萬二千元。課程分為導演班及編劇班，定於十二月五日開課，每週上課十四小時，為期六個月。上課時間為晚上或週六、週日。上課地點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視聽教育館。
意者洽：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70 巷 17 弄 5 號 2 樓領取簡章、報名表。
電話：(02) 7318972

★誠品徵「作品」

時間：11.17 - 12.8
作品規格：文字以三百字為限，或以照片拼貼、圖像表現等方式，作品內容：隨便！
其他：入選者贈送誠品天母忠誠店禮券 1200 元及披頭四經典海報一張。會展覽！
收件：郵寄至天母忠誠路二段 188 號誠品天母忠誠店企畫部，或台北市大理街 132 號中晚副刊版收。
FAX：(02) 3456787

★誠品藝術月曆、耶卡、禮品、記事本大展

時間：1995.11.18 - 1996.1.7.

報馬仔



世紀視野由此眺望

一個全方位的專業會議場所

新翠谷

會議休閒中心



最專業的設備 最熱忱的服務

新翠谷成立於 1994 年 6 月中旬，位於台北坪溪風景線上，四面青山溪水環繞，是距台北市中心最近，交通最便利的會議休閒中心。具多元化設計的使用功能，專供各公司、機關團體舉辦各種型態的活動之用。新翠谷擁有可容納 204 人的國際會議廳。備有同步翻譯系統、同步錄影設備、24 軌音響系統、新聞記者席及各項先進會議設備。會議廳內採符合人體工學設計的高級座椅，即使長時間開會也不會覺得疲累。每張座椅均附有耳機、麥克風，另有活動桌板可做摘記，有助提高會議成效。其它各型會議室可容納 8 至 100 人，可依不同的會議規模，變化場地佈置、隔間，便於分組討論。各會議室採景優美，陽光輕灑，在大自然氣氛中進行的會議，更有效率且輕鬆愉快。



忙碌、緊張的生活步調，何不給自己一天 ~ 放輕鬆

新翠谷有室內溫水游泳池，男女三溫暖、健身房、卡拉 OK、撞球台等設施，提供完備的休閒活動。讓您徹底放輕鬆！



感受尊榮 體驗不凡

典雅尊貴套房及浪漫雅緻雙人房，讓您體驗不同的休閒享受！

新翠谷會議團體住宿提供 2 ~ 6 人客房，內部陳設皆採用熱帶風情藤製傢俱，舒適自在。內部隔間別出心裁，每間均有客廳、餐廳、客房及衛浴設備，讓與會者在會後閒暇時可以舒暢身心。開會像渡假，舒適又自在！

品味知性 雅緻空間

新翠谷在餐飲方面有精心設置的中、西餐廳；五星級名廚手藝，為您提供美味料理，無論大宴小酌、婚宴喜慶、尾牙聚餐，均能讓賓主盡歡。在容納二百餘人的宴會廳內可用餐、跳舞，更可高歌一曲，歡樂的氣氛，使活動更加圓滿。於浪漫雅緻的西餐廳內，享用各式簡餐，品嚐精美下午茶點心。談心、洽公。輕鬆愜意。

新



谷



新翠谷提供專業、知性、健康的設備與服務
由衷的期待您的光臨與指教，歡迎來電洽詢

台北縣深坑鄉新埤內 11 號

TEL : (02) 662 - 9238

FAX : (02) 662 - 7145 - 66

ISBN 00007173-0



\$50

211-0057

9 780000 071736
破PTS (台灣立報)